

第二十四期
中華民國十七年





The most attractive and popular magazine in China.

THE YOUNG COMPANION

FEBRUARY 29. 1928

¢20

何秀蘭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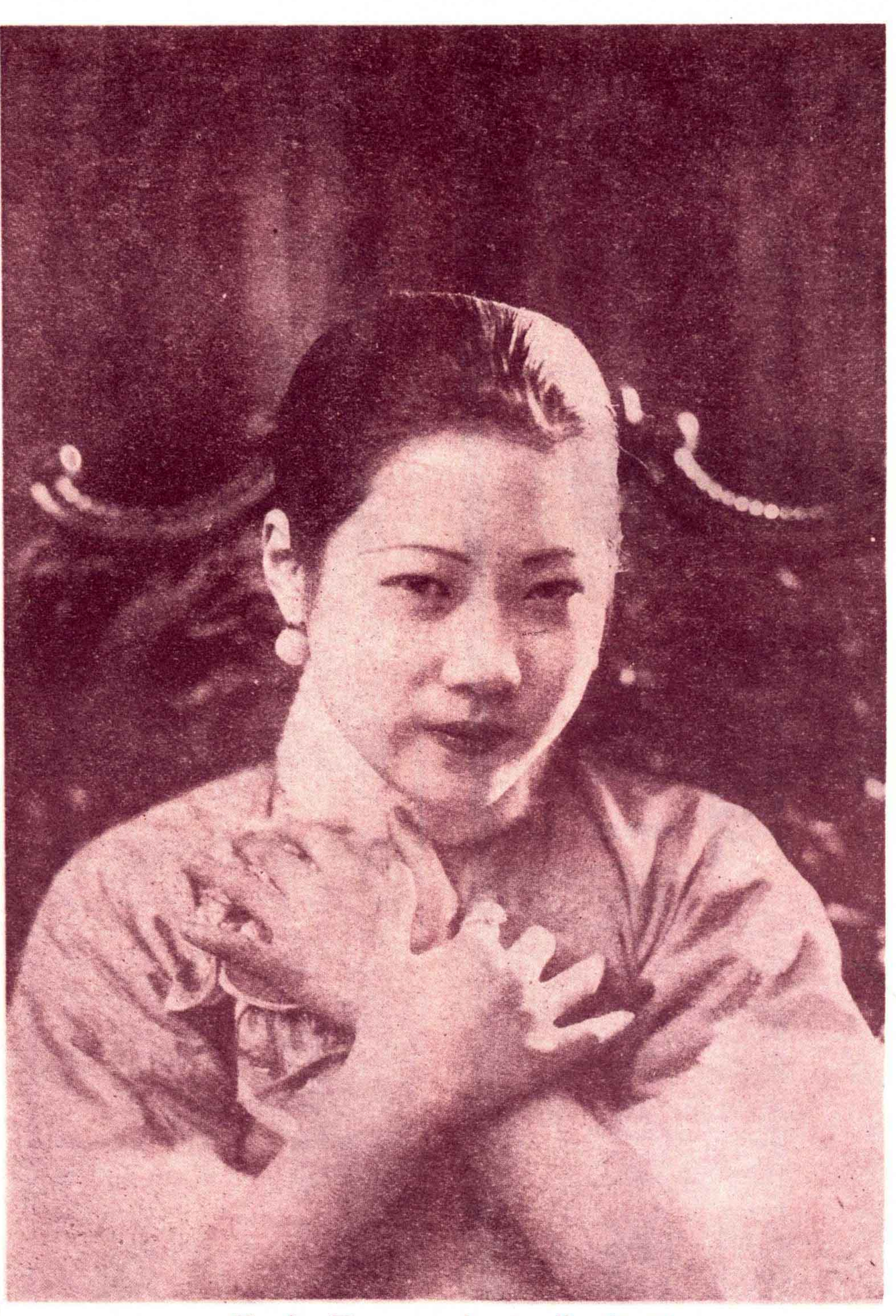
上海北四川路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出版
Published by
Liang You Co.
N.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na.

本期要目

第二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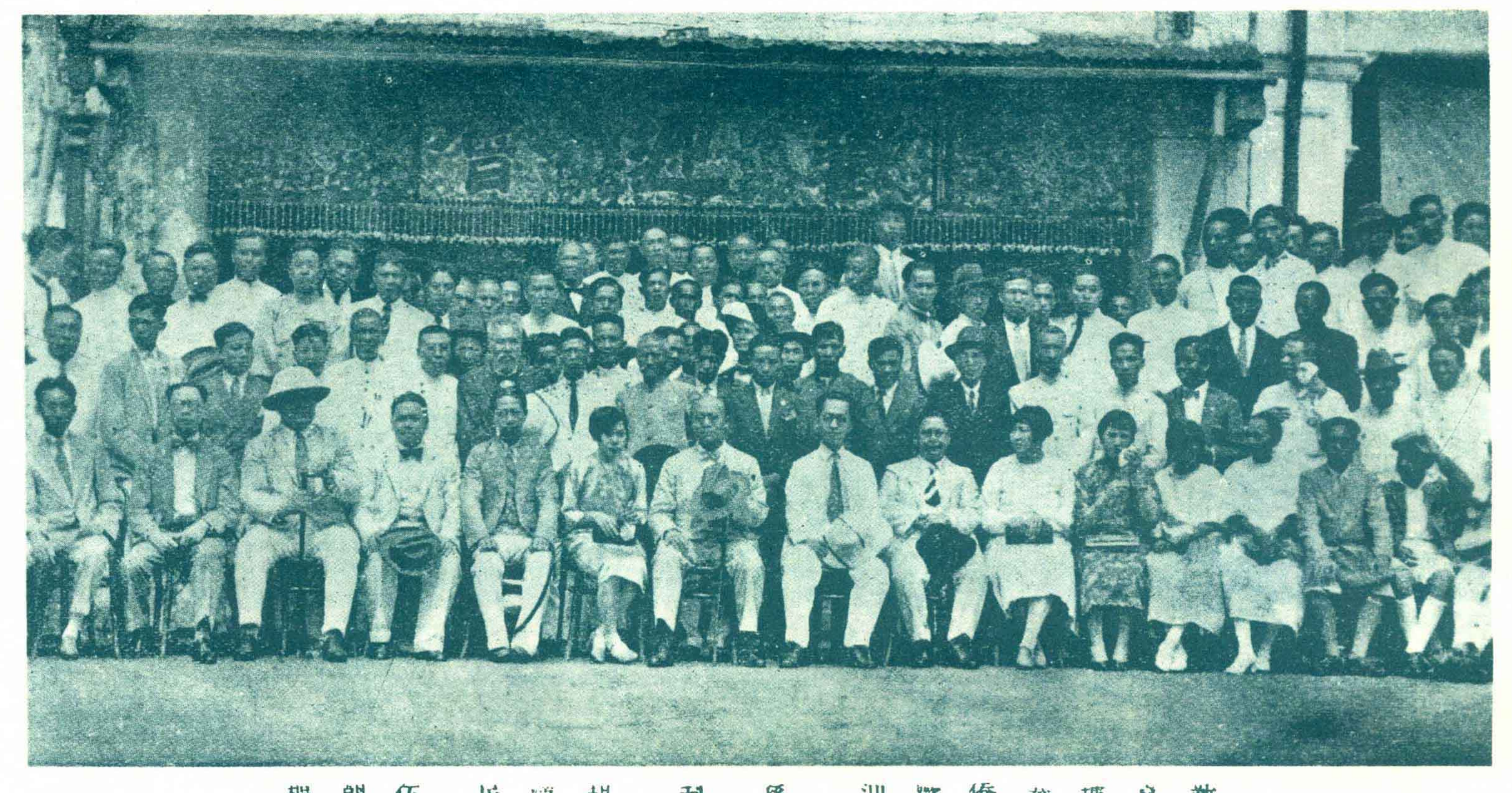




王意曼女士　匯山攝

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公司出版

本期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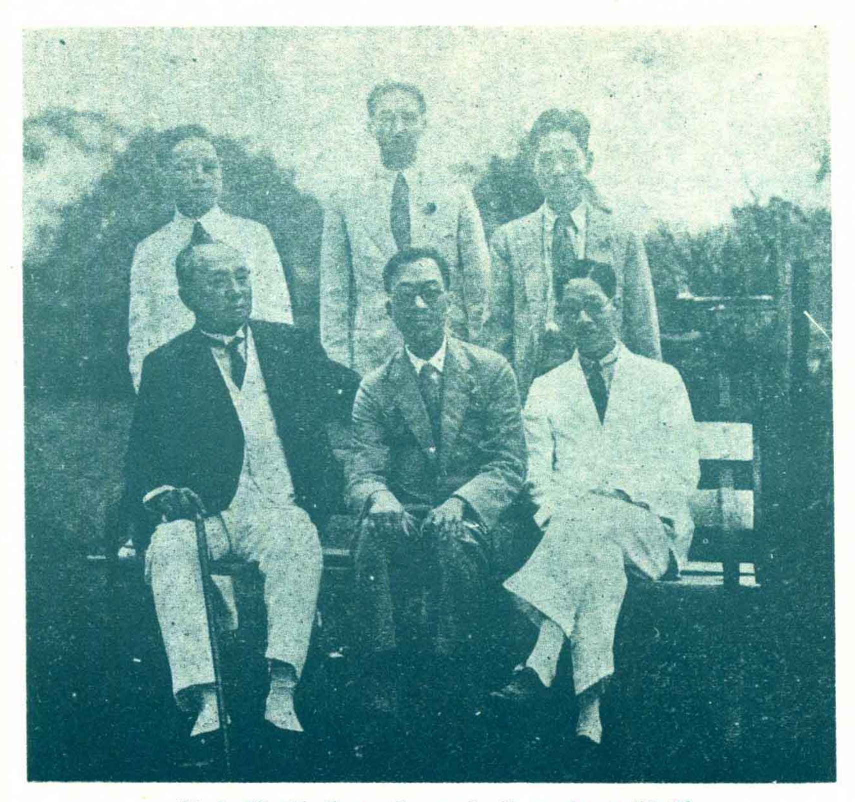
新嘉坡華僑歡迎孫科　胡漢民　伍朝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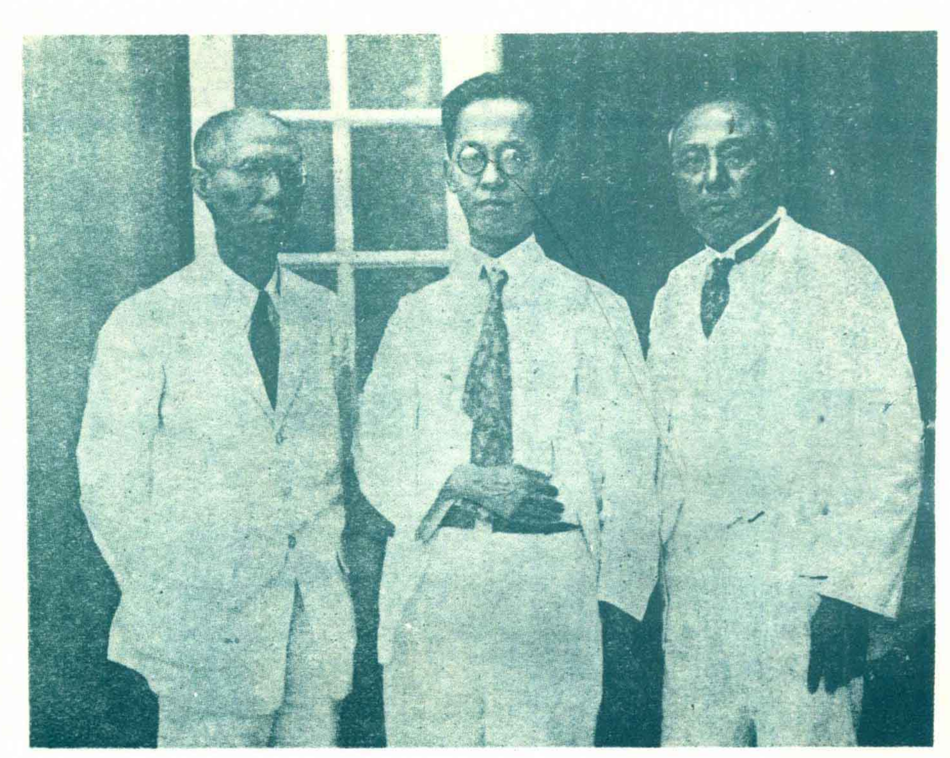
鄭博士所乘之船及送行者



鄭毓秀博士由滬赴法國（王開攝）



王寵惠與新嘉坡華僑林義順等合影



新嘉坡中興報（辦於一九〇七年）職員之重遇

首任總理林義順君　首任總編輯胡漢民君　首任副總編輯何德如君



倫敦中國學生會歡迎會長鄭鳴球君（二排中坐者為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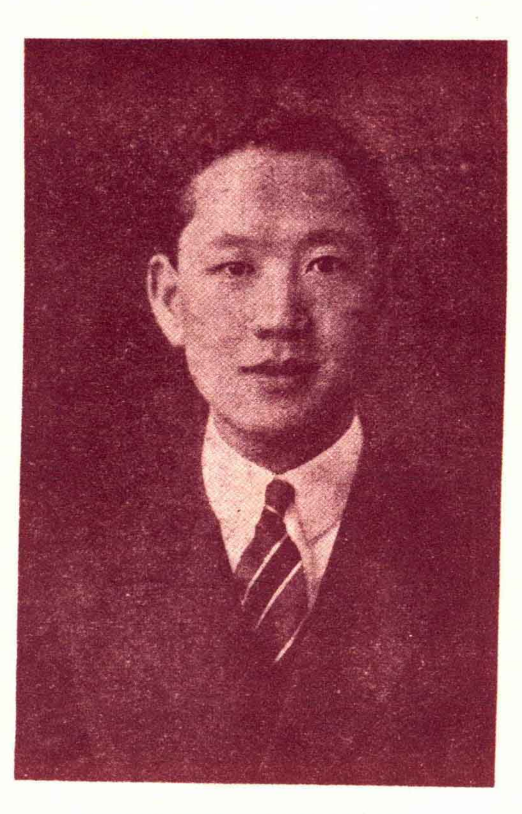
鄭鳴球君曾過訪勞合喬治麥唐納等要人並赴英國各地演說為國民運動盡力不少近被舉為留學生會長。

（左）世界旅行團過滬所乘人力車皆有該團符號（周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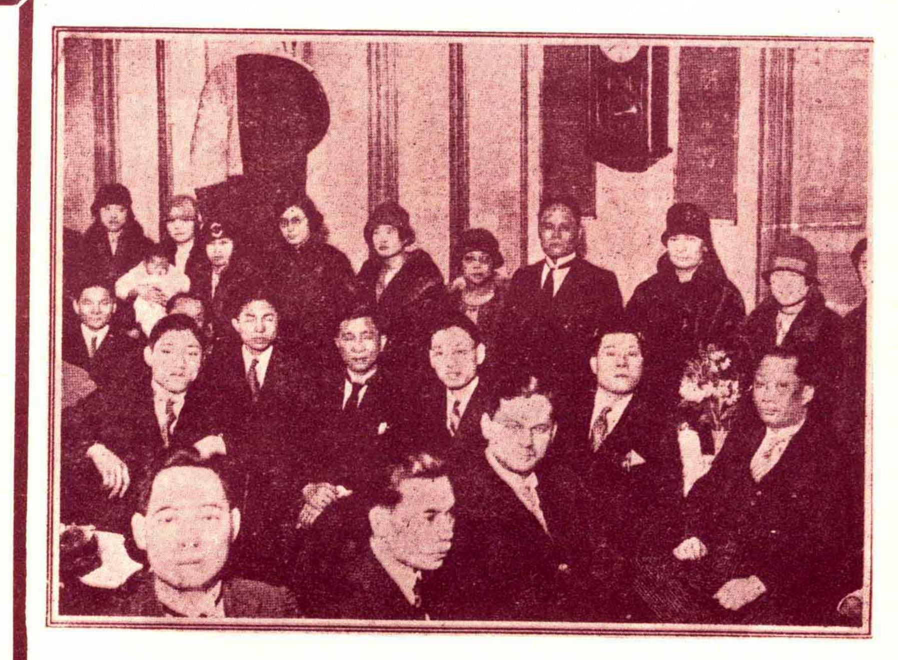


（周逖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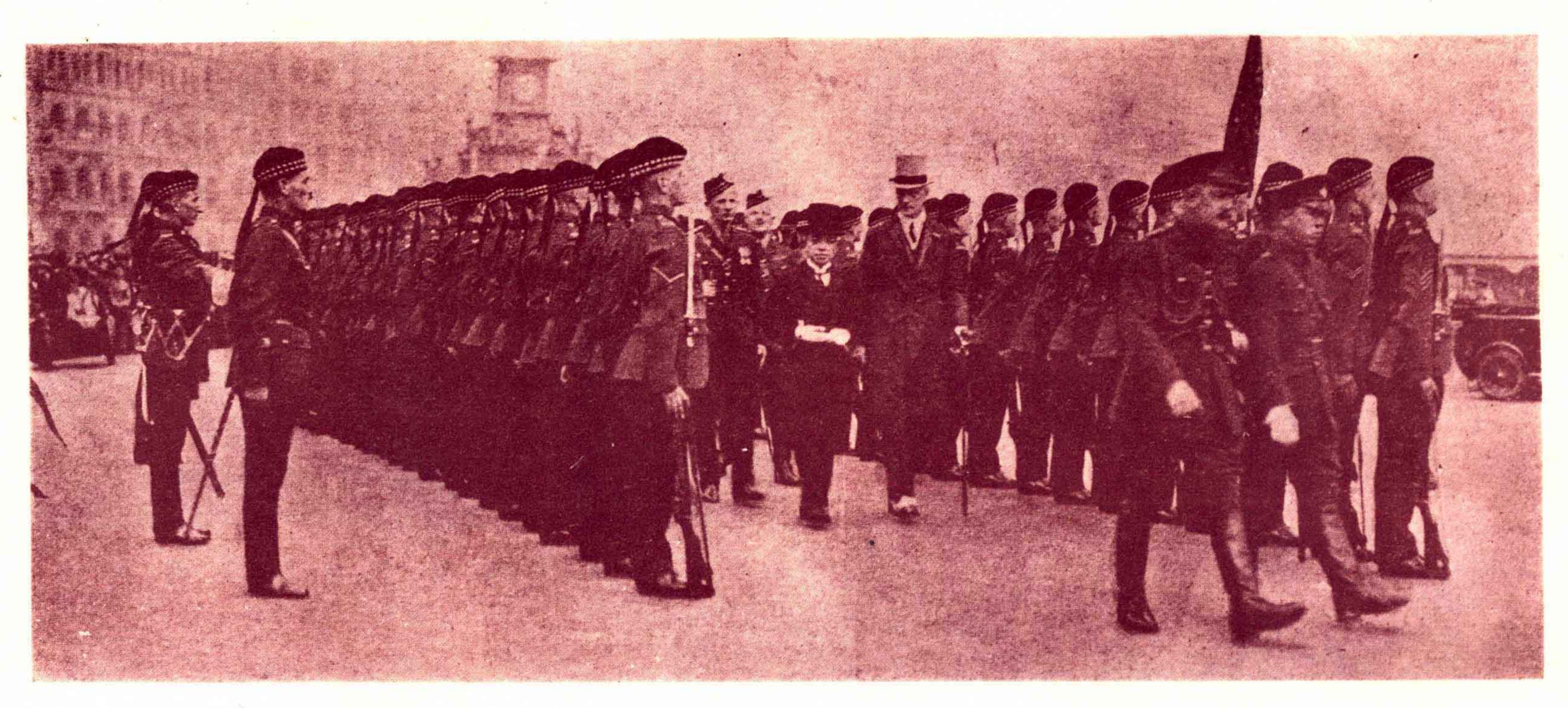
世界旅行團過滬時乘人力車遊覽



倫敦中國學生會長鄭鳴球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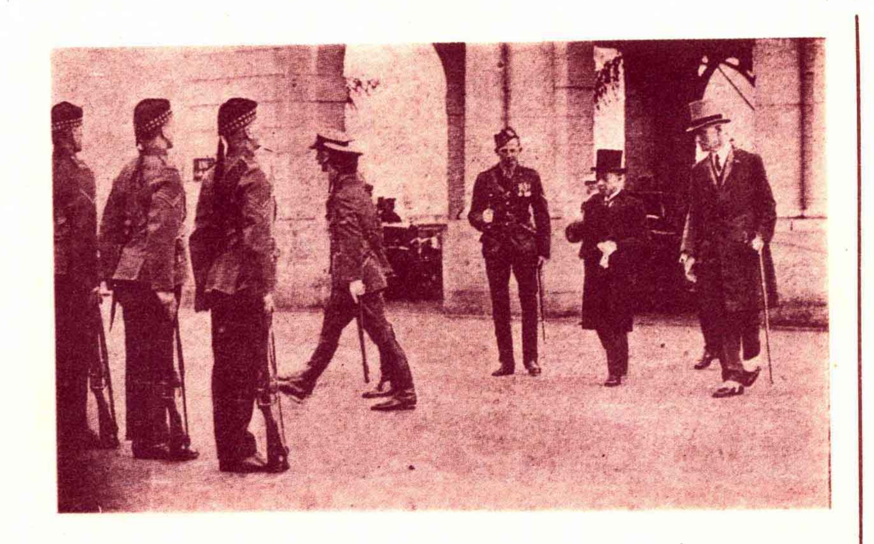


倫敦中國公使陳維成博士與留學生舊歷除夕公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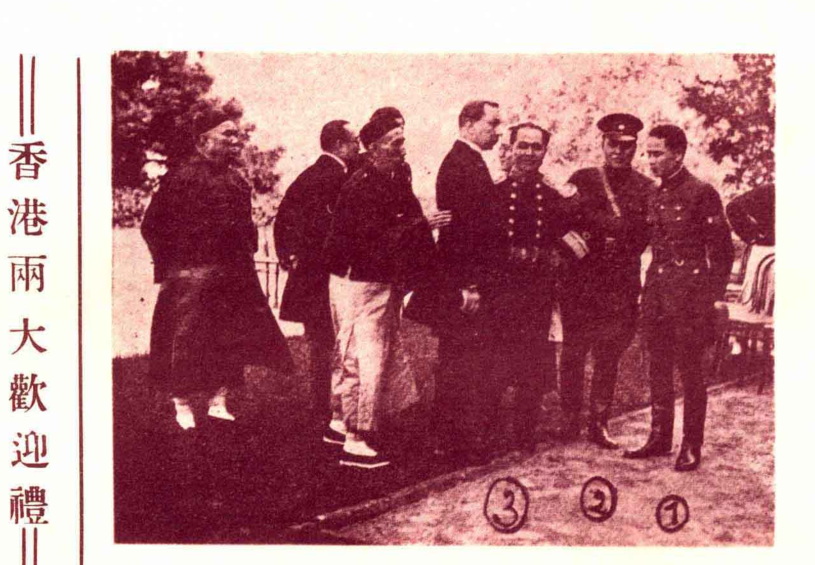


香港政府以最隆重之典禮歡迎李濟深（戴白禮帽者為港督黑禮帽者為李氏）（黃英寄）

香港兩大歡迎禮



李濟深到港登岸時攝影（黃英寄）



李濟深赴港隨從軍官（黃英寄）

1 張惠長 2 徐景唐 3 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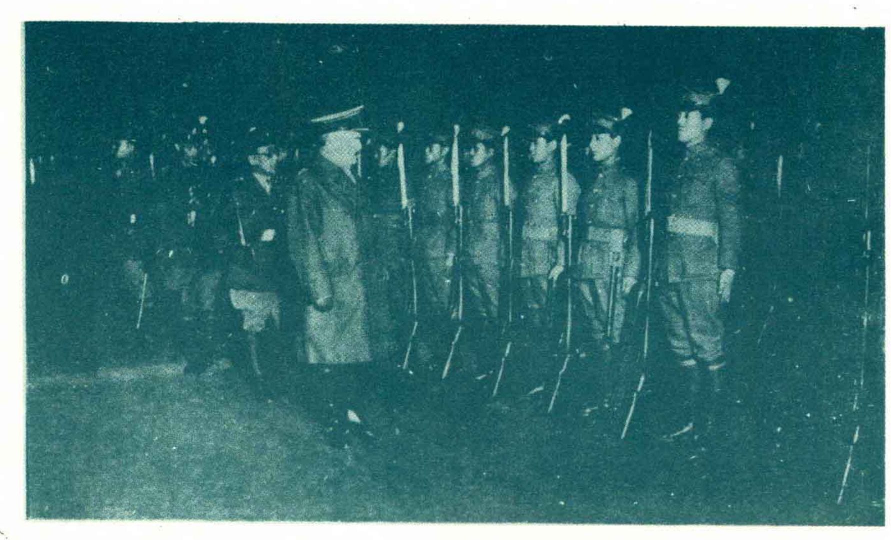
香港政府歡迎英公使閱兵時攝影（關瑞亨寄）



英公使藍浦辛Lampson氏抵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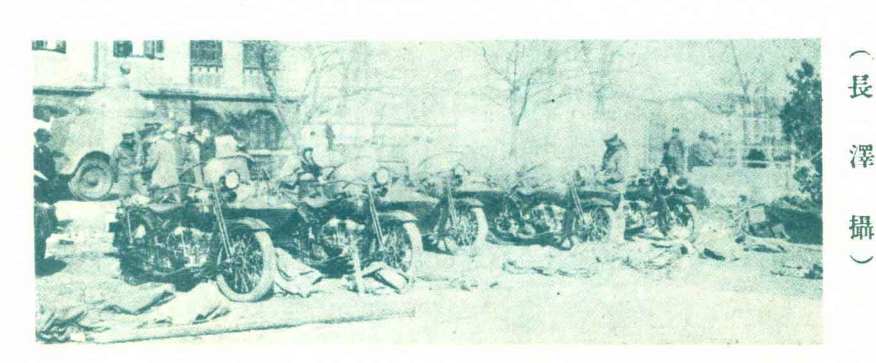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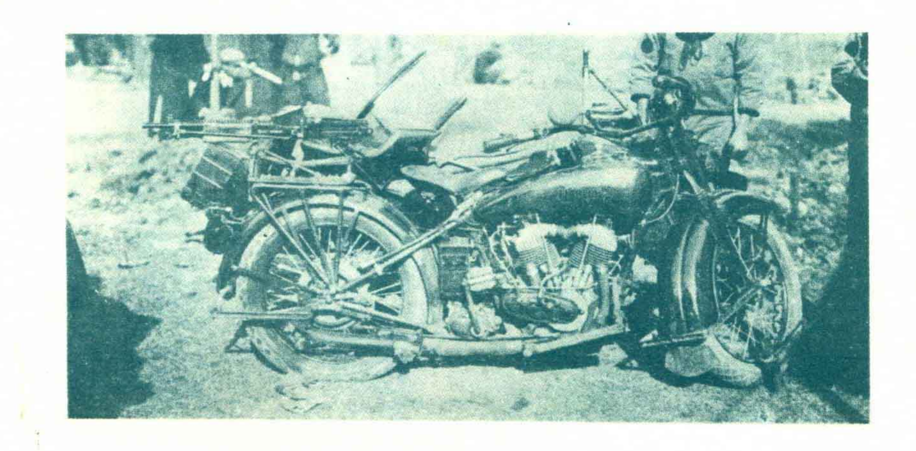
上海日兵高級軍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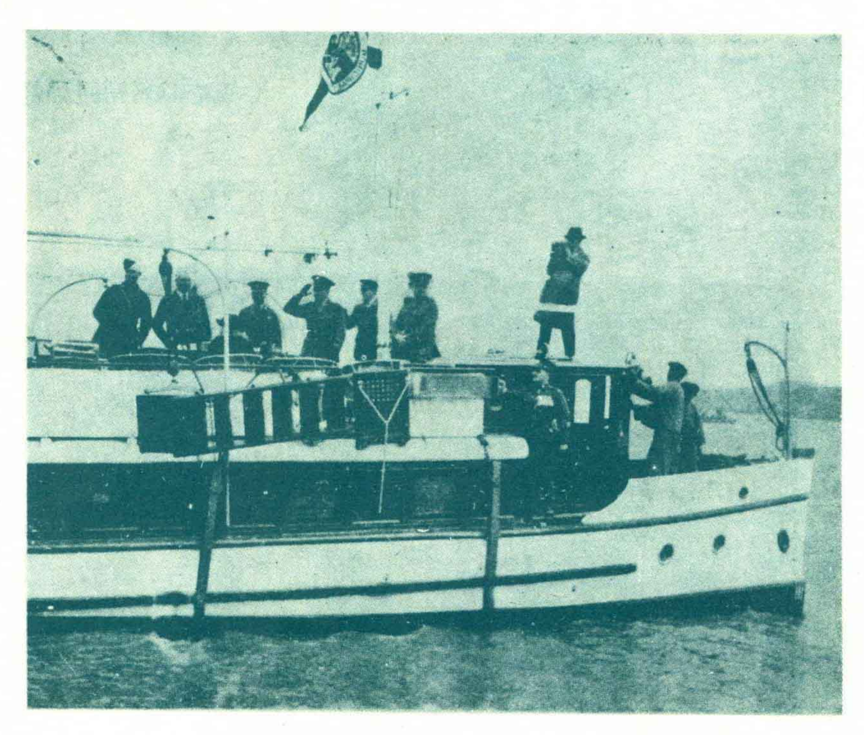
上海義勇團司令離滬時閱兵

（長澤攝）





（上下）上海日兵駛用之武裝電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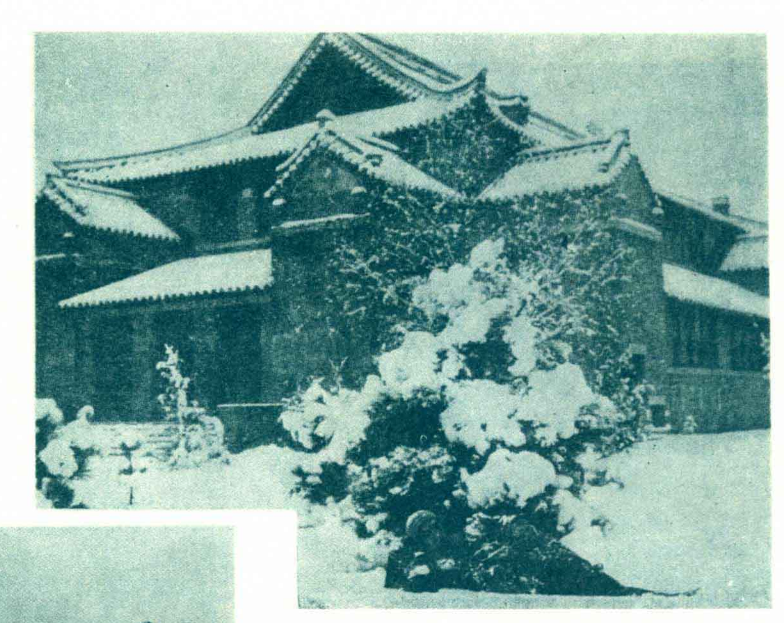
上海義勇團司令離滬

雪中首都學府



金陵大學禮堂前之人面獸身雪像（潘劍帷攝）

南京女子大學（吳寶均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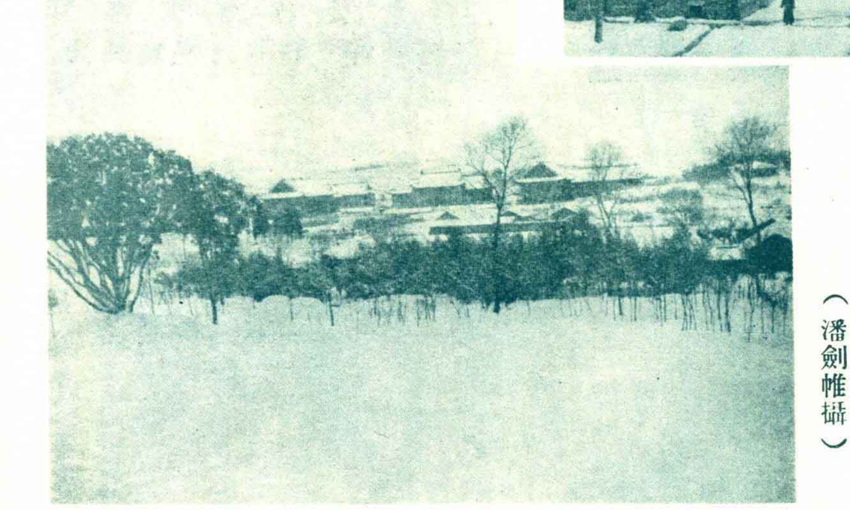


金陵大學禮堂可容千餘人近日南京各種大會多假此堂



（吳寶均攝）

南方人對於雪特殊興趣（金陵大學兩廣同鄉造雪人）



（上）金陵大學一農林學院二科學館三敎室及圖書館四宿舍（潘劍帷攝）



蒙古風俗


蒙古之活菩薩
人民迷信謂有降福降禍之權


蒙古一著名富翁夫婦服飾


冬天旅行裝束
此種駱駝每日行三百餘里


蒙古宗教儀式中之婦女裝束


蒙古宗教儀式中之男子裝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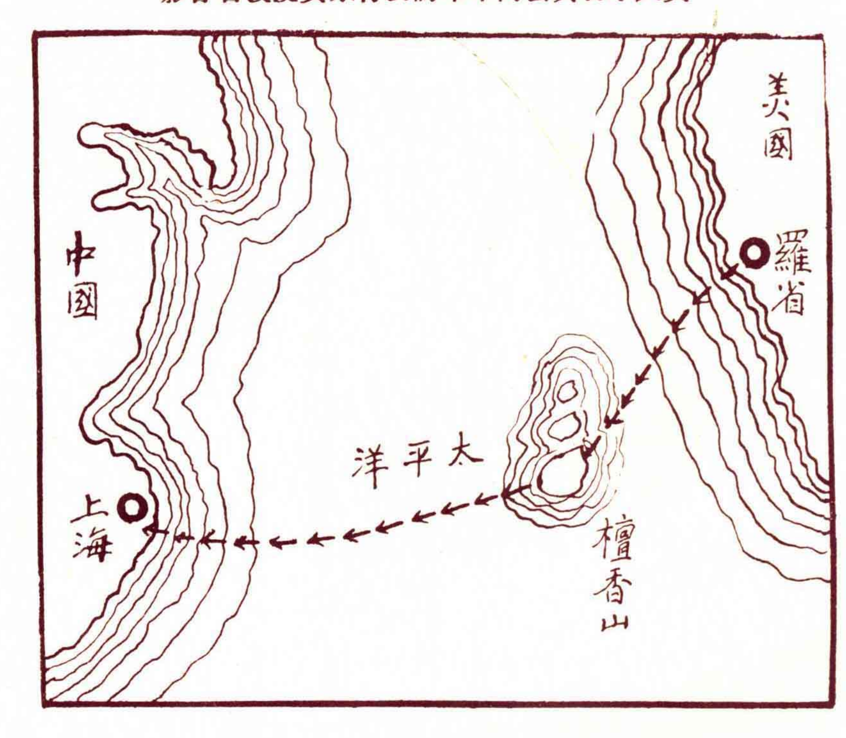


飛行界三良友合影（右中國飛行家黃天來。中世界飛行成功者林碧。左林碧之師）（黃鏡波寄）

留美中國飛行家黃天來君，準備於今年六月中旬由美國羅省起程飛渡太平洋而返國，其計劃已在羅省日報發表，預算此舉需款十六萬美金，現已籌得十三萬。此舉若果成功，則我國在世界飛行事業上將有一位置也。



黃天來君與雲高華華僑教育家黃鏡波君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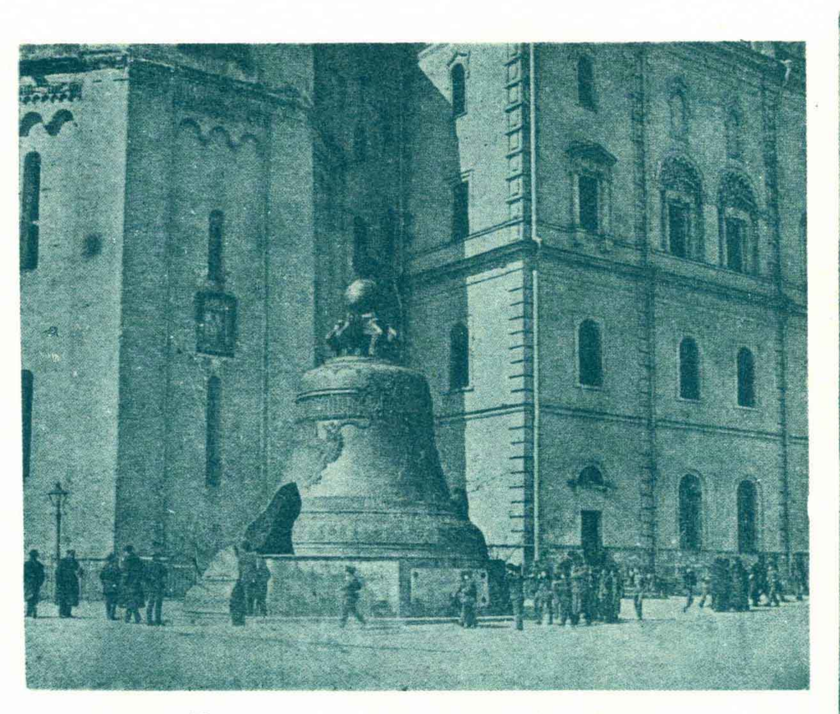
俄羅斯政府暗探第一次公開攝影

(右)德國總統之子所辦眼鏡店開張時攝影(下)最近逝世之英國小說家 Thomas Hardy 遺像(左)新任菲律賓總督H. L. Stim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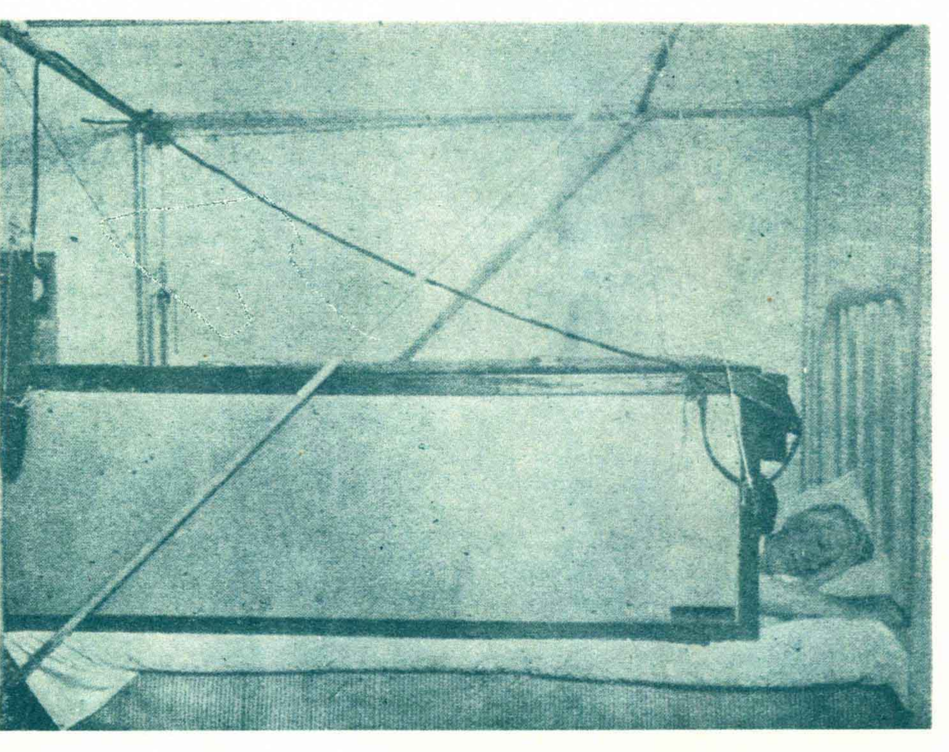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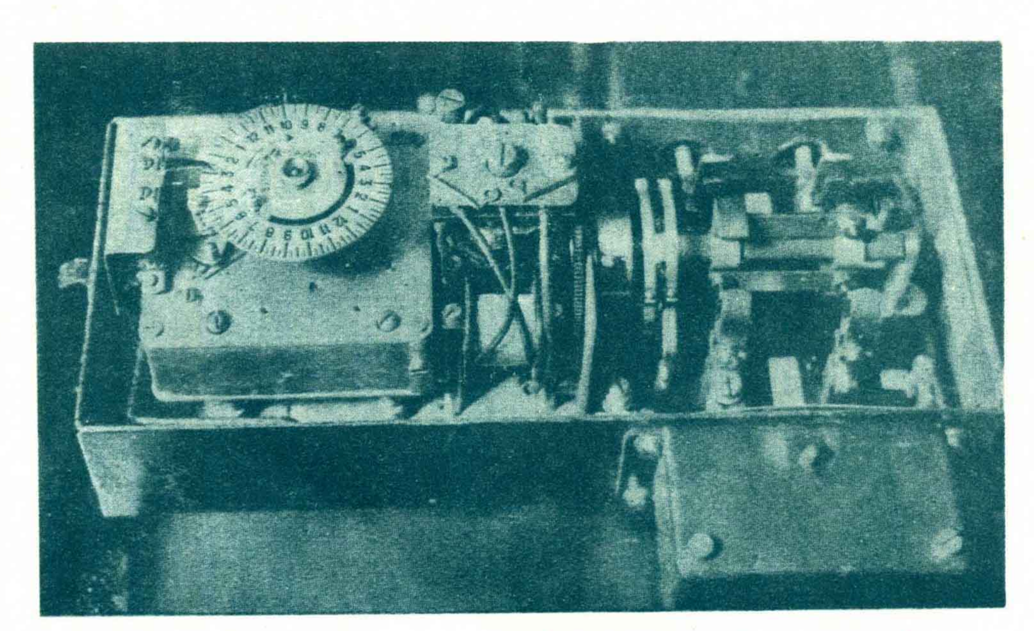
世界最大之鐘



不用蓋被溫度適合之電氣牀



世界最大之攝影照相。意大利毛沙里尼像高十五呎橫卄呎陳列于羅馬



利用日光四季準確之時計 設於芝加哥城全套机件約值美金一百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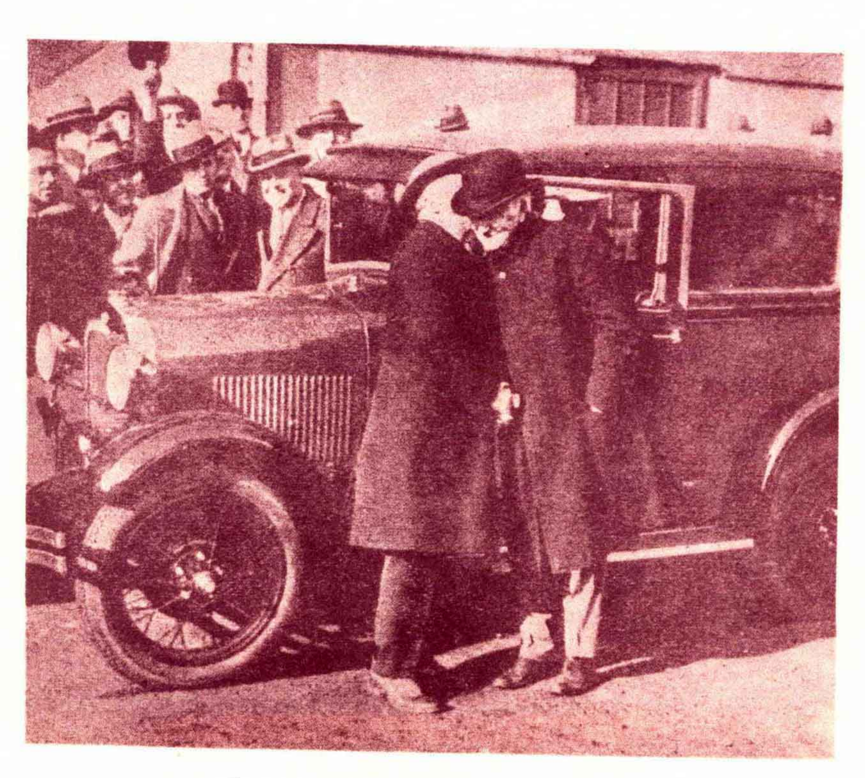




美國汽車大王、Henry Ford之子及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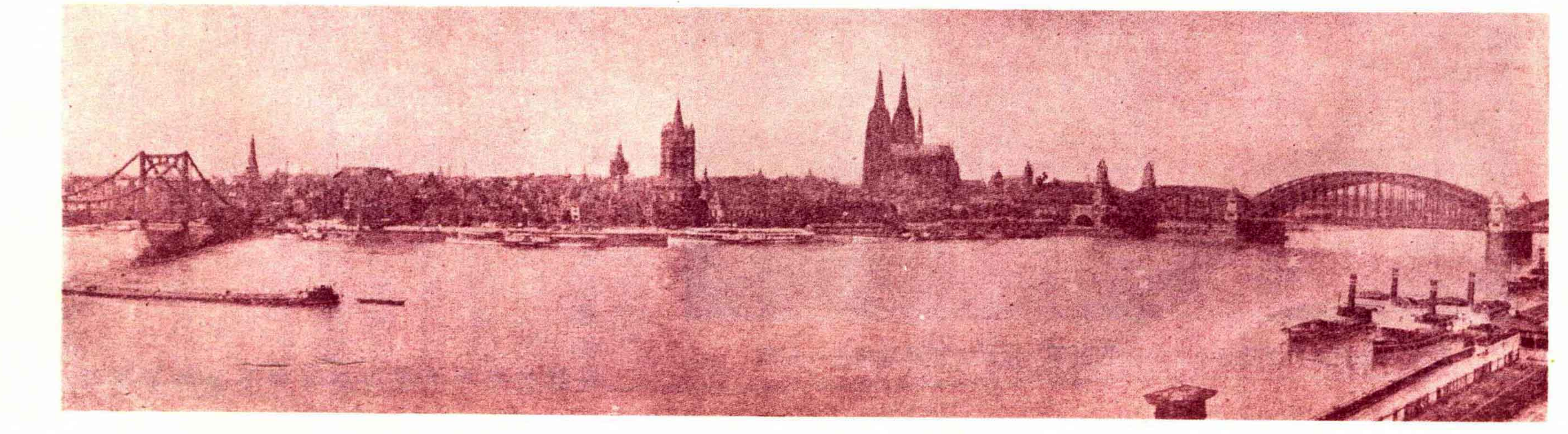


暹羅皇與皇后合影



發明家Edison試坐福特第一輛新式車

來因河畔之Cologne風景
今年萬國印刷展覽會將舉行於此城





與日本皇弟定婚之松平節子姬（駐美日本公使之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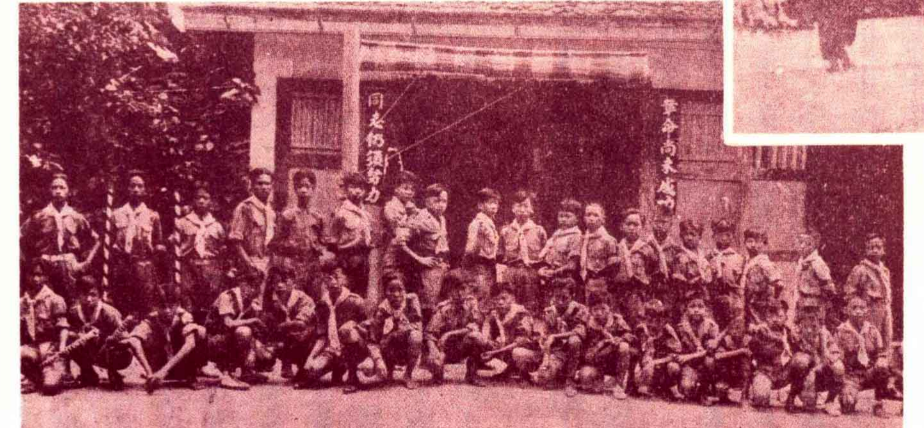


日本皇弟秩父肖像

松平節子之本國服裝

美國舞台新式演導演機關者按机指導全台之動作

美國嘉省玫瑰花大會之中國大龍



暹羅新民學校童子軍

廖烈進寄

漢光

陳虞孫

火炭般底日輪把大地上一切幾乎要蒸熟了。田間的玉蜀黍給烘得豁剌豁剌地作響。樹頭和水面都沒有一絲波瀾。活潑底小鳥都藏躲起來，留着三數隻蝦蟆，蹲在水邊懶洋洋地發出短濁底啼聲，好像嗓子也熱膩啦。人們只向着蔭處走避，如同把牛肉安到冰桶裏，防臭腐一樣。幸而，那灼人底火球給時間驅到西山下去；大地重新得到牠底清涼；一切覺得甦醒了。幾個青年要得到分外底輕爽，一齊下池塘裏去了。

他們經過幾度舒暢以後，都起來，像鵝鴨一般，息在鋪滿青草的岸邊，觀那銜山底落日。牠那血紅底光把樹葉都映紫了。半天的霞光攪和着白絨般底雲彩。幻作許多形像。啊！快近七夕了。

『快近七夕，可以看巧雲啦』一個忽地說。

『七夕，不是有鵲橋相會的故事麽？』又一個恍然地說、

『惠人，你底織女可遠哩！你們想什麽時候會啊？』

惠人並不作聲，還自望着那一角夕陽，漸漸地稀淡了。他底白皙底容顏顯出他底年青—纔二十以外。他底入鬢底濃眉和深大底凝眸，狠表出他底深摯力毅和濃烈底情緒。他已在菲列賓華僑底學校裏教過幾年書；臨回國的時候，嘗和當地一個富商底女兒訂了婚。但是她不識字，實在使他後悔。

『漢光，你倒打趣我，你近來怎樣了。』惠人輕薄地說，『可是你那位看護奶奶，我實在有些……』

漢光笑了。他還是平時那種浮亂底樣子，搶着說『這就叫「情人眼裏出西施」啊！』他新近看中了一個醫院裏的看護婦；可是那女人看不中他。

蒼然底暮色把人們趕去回家了。

＊ ＊ ＊ ＊

兩月以後，漢光經惠人底介紹，到菲列賓去了。他在給惠人的信裏，附有一封，托他去請著名底袁太太遞給靜芝—他底心戀。那封信大意說：『……我怎地愛你，你却那般冷冷的，我實在氣得不奈煩了。現在只有向你正式求婚。這樣，你就算已我底未婚妻了。此後我要聽到誰和你發生關係，我一定在兩星期內回國，和他交併。……』

這封嚴詞厲句而無理要求的信，由袁太太交給靜芝。靜芝看了，先不作聲。瞪着眼一忽兒，忽地，她伏着桌子哭了。袁太太是著名底情場縱橫家；女人底哭正是她施展手腕的機會。她立刻發出一種尖利使人聽着打寒噤聲音，說，『何小姐，哭是沒用的。漢光信上既然那麽厲害，你總得想個法子，給他一個答覆啊。漢光底脾氣是你知道的；他是什麽都做得出來的。』

『我是死也不情願的！』靜芝伏着，濕通通地說。

『唔，那不行啊！』袁太太底語聲愈有力了，『那我只好不管啦；聽漢光做出什麽來，你可不要怨我。』她站起來，勢要走了。

靜芝抬起頭，忙把她一手拉住。她底錯亂底前髮黏在額上，眼毛濡濕着，眼珠兒像熟紅底櫻桃一般，滿臉淚光，淚珠兀向嘴角邊流瀉。她扔袁太太坐下，說，允許儘可，但總嫌他性情不好，成天閒游浪蕩的。

『啊！你錯了！』袁太太狠自負地說，『漢光不比從前啦。現在惠人已薦到菲列賓去教書，你還不知道麽？一個月有二百塊錢，個個寄回來的。停天你要什麽就什麽，還有什麽不稱心啊！』

靜芝不哭了靜默着。

她又乘機進展地說，『好孩子，我總不會騙你的，只要問惠人就知道。你答應他罷，讓我有個交代。』

『回後再談罷』是最後底答覆。她氣昂昂地走出來，像鬬勝底雄雞一般。

＊ ＊ ＊ ＊

靜芝開始感受痛苦了。她深悔；悔不該意志那樣軟弱。她覺得自身如死囚一般。她看了年青底人們像新春的嫩芽，含着蓬勃發展底希望；像汪洋底碧海，有無限底活動；像天上安期兒般聖潔。她自視，猶如嚴冬的枯枝，全沒生氣；像冰固底池水，無些微浪波；像魔鬼脚下死囚。她不願出門；她幷不願見人。她要枯寂；她要保守她死亡般底枯寂。她每次按到漢光底信，總一看不看地撕掉，如同人們撕掉沿街發來的傳單一樣。

煙花 黃英攝

漢光因爲總不得回信，就托惠人去疏通。勸進和安撫。惠人負着這友誼底使命，開始在靜芝處走動了。

＊ ＊ ＊ ＊

冬之夜多麽淸瑩而寂靜啊！凜冽底大氣把一切都冷却了，只剩着情人底心懷，在擁抱中，還保持着牠底狂熱。銀樣底月亮射出牠底柔光，撫摩着大地。森森底樹木在這寒光裏靜止着，發出暗示，似乎在說，在這寒夜，一切活動都應當停止。但是在那密林深處，却有一雙黑影出現了。

在幽靜底時間和空間的散步和密談是惠人兩月來安撫靜芝的唯一方法。然而，有時靜芝背着月流淚或凝視着他微嘆竟也打動他底情弦；他竟由憐惜更進一步了。他們倆沿着銀帶般底小溪走來。一條小橋—兩根細木摲成的一架在溪上；經過時代風雨和農家鞋釘底剝蝕，只剩兩支木骨了。他們走上去；惠人在前，靜芝扶着他底臂膀，慢慢地走着。底下底溪水沒一絲微波。靜芝底高跟鞋在精瘦底木橋上滑滑的。惠人慰着她，臂膀覺得她底緊握。兩人居然安穩地渡到對岸。她歎口氣說，『我只要一身托給你，心上就不怕了。』

惠人底心房突然膨脹，他覺得面皮火熱；他全身痲痺了。他抬不起頭，說不出話，連步都移不開。他們底心弦在靜默中共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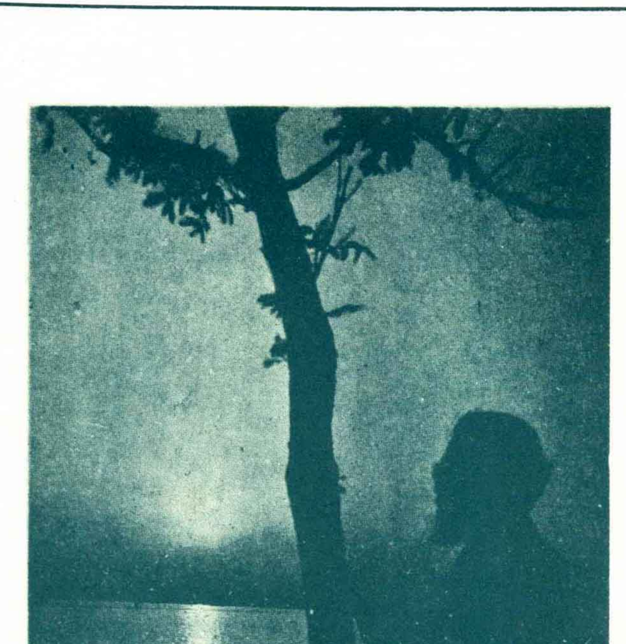
惠人如酗醉般回去。在書卓上，他見擱着一封信；一望封面上亂草般底字，就道知是漢光寄的。他底狂震底手揑着那封信，再也沒勇氣去拆。他不敢；他怕漢光。他心裏有缺陷；他覺得對漢光生愧，甚至對他底信。忽地，他覺自好笑起來，似乎自罵地說，『你太糊塗了，太小心，太懦怯了。在這深夜裏，連一顆纖塵都入睡的時候。有那個第三者知道呢？而況隔着這麽遠。』於是他坦然地拆看了。但是，信裏說要回國結婚的話，却復給他暫自由的心靈一下猛烈底打擊。他在房裏，銜着煙斗往復徘徊，直踱了一夜。

一星期後，大家傳說，惠人和靜芝同時失蹤了。

＊ ＊ ＊ ＊

吳橋鎮是個富庶底鄉集；可從居民底紅油團臉和身上纔出染缸的青布臭氣看出來。總在飯後，男人都換了青布大掛，提着長煙管，一步一搖地走到集上一個茶棚裏。他們那被風雨和勞作硬

（續於第廿一頁）



夕照中之孫伏園君

孫君，曾主編著名刊物多種，現爲貢獻旬刊編輯。

（曾仲鳴攝）



美國華僑巫理唐君

巫君爲華僑中名高望重者，爲人和厚，每當堂鬥發生，輒賴以調停。





孫伏園與曾仲鳴君



迷途

李欻生

李君焰生曾在南京主編中山日報，在廣州主編國民新聞附刊，常與共黨筆戰。最近爲了給上海新報來滬，公餘爲本報寫這篇小說——以廣州共黨禍亂做背景，用小說體裁指斥共黨的錯謬，而描寫這紛亂時代的青年思想之苦悶。

——編者附誌

寒松因爲不能容於他所認爲缺乏理性的政治局面，離開他的工作所在地，攜着他的簡單行李，作再度的流亡去了。

峭的春寒，尙在施那冷的威權，向着居留在她的領土時令下的人們來施放。在春天的早晨裏，寒松還是怯怯地躲在被窩裏懶洋洋地而不肯下床，向同伴討得日報來躺着看，『槍斃希圖越獄共黨十五人』一段新聞，映入他的眼簾之後，便發覺到他的族弟李丞中是被槍斃了，他怔怔地把幾年來的囘憶，一幕一幕的在腦中如影畫般演過。

。 。 。

寒松在鄉中任小學教師的時代，學生最令他滿意的，丞中以家族的關係和勤力的結果，是其中的一個，『你不斷的勤學，將來是一定有成就的，』見着丞中，常常都是這樣勉勵着，

丞中在這年的夏天是畢業了，爲着學業的繼續問題，蹙着額向着寒松商量幷且請求幫助，

『松哥！我將來的學業，怎樣打算才好呢？我的家境不大好，父親爲保守其微薄家產的緣故，一定是不放我進學，我的學業，不是從此完了麼？松哥！還是幫我想點法子罷！』

『想法子？我有法子當然要幫忙，但你知道，我的學業繼續問題，也是因經濟關係無法解決，才來幹這生活啊！那裏能夠爲你想法子呢？』

寒松很悵惘地囘答他。

『那我不是要你爲我作學費的幫助的！』丞中很着意地辯明他說話的命意，接着又說『我很希望你和伯父勸勸我的父親呢。』

『這是我應該要幫忙的，我准在星期日和我的父親下鄉去！』寒松很爽快的囘答他，同時並安慰的說：『你不要憂慮，這事我總爲你辦妥，你不是要去省城麼？』

『是』丞中點點頭『因爲七月間有許多同學也去呢。』

。 。 。

寒松爲革命潮流所推盪，把他讀社會主義書籍而構成對可憐工農的同情心，鄉中如土匪般的軍隊，給革命軍肅清了，於是開始做工農運動和國民黨的工作，脫離了學校的教育生涯，從事工農的教育生涯。

全國工人代表大會的召集通知書接到之後，寒松便代表去省會出席了。

他到省之後，丞中和幾個同鄉的學生來訪他，問了鄉中工農情形之後，邀他去茶樓品茗，說了些不關重要的話之後，丞中和他幾個同伴縱談革命理論起來。

『中國現在非革命不行，誰都知道了，你看帝國主義利用政治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政策來滅我們中國了，軍閥來殺害我們人民了，貪官汚吏，來剝削我們人民了，土豪劣紳，也逞其社會固有的地位，魚肉鄉民之外，對我們青年施行壓迫了『丞中漲紅了臉，很慷慨激昂的說，隨向着我說『松哥！你是知道的！對麼？』

『很對！所以我們國民黨要去領導國民起來革命了，』他順口答，隨手倒杯茶喝下去，微笑的對着丞中說：『丞弟！一別年半，你已進步得多了，』丞中表示一種自得而又謙遜的神氣，他的同伴，不住的向他使眼色。

『松哥！你說革命，應該怎樣呢？丞中向寒松問着。

『現在革命不是已經開始了麼？』寒松很注意而故作自然的答他。

『我以爲我們革命一定要澈底，最澈底的革命，要算共產黨了，』他那略矮而面部略黑色一個姓劉同伴插口的說，寒松微笑着。

『我以爲要革命，非加入共產黨不可！』一個面部瘦削而牙微露姓張的同伴說。

『那末！國民黨是不是革命的呢？』寒松反問着。

丞中和他的同伴，靜默了一陣，又是另一很康健姓利的同伴囁嚅着說：

『是，革命的。』

『那末！我們革命就去革罷，國民黨既是革命的，我們又何苦多此一舉，要加入共產黨呢？』寒松很嚴正的說。

『你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大澈底的，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工人也是不得什麼利益的，你看，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地權仍在，資本仍在的，怎樣能够澈底呢』一個同伴很緊張的說。

『什麼話？我深信革命是因不平而起的，大家能够平等，革命就是澈底了，』微笑着對着剛才發言的同伴說：『你誤會了，平均地權，地權固然仍在，但地權已經不是地主所獨有，農人也有地權了；節制資本，資本固然仍在，但資本已經不是資本家所獨有，工人也有資本了。那時地主與農人，資本家與工人，不是一樣平等嗎；貧富階級，不是打破了嗎？怎麼這樣還說不澈底？』寒松爭辯而帶解釋的說，說了之後，睨着他們微笑。

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還是姓陳的同伴姓劉的同伴以眼示意叫他再說。

『那末！你不是反對共產黨，反對共產主義嗎？』劉對寒松帶着質問態度很緊張的發問。

寒松又倒茶喝了一口，很從容的用筷子夾一個點心送進口去，態度很安詳而帶着否認的神氣說：『我沒有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呀！我不過是一個國民黨員，信仰本黨的主義呀！』

『自然！我知到李同志是不反對共產主義的，因爲聯共政策是總理定下的呢，』劉很圓滑的接着說。

『誰不知大同共產社會是人類文明的極軌？所以我不反對共產主義，況且容共政策是總理定下的呢？』寒松故意表示贊成他們的意思一般。

寒松說了這話之後，以眼望着丞中，看他有什麼說話，但丞中總是默默沒有出聲，寒松在袋

（續見二十六頁）



胡蝶女士麗影



出污泥而不染

水邊的樹與雀

荷池

沈家駒攝

南海沿途一印象

古磁珍品

施德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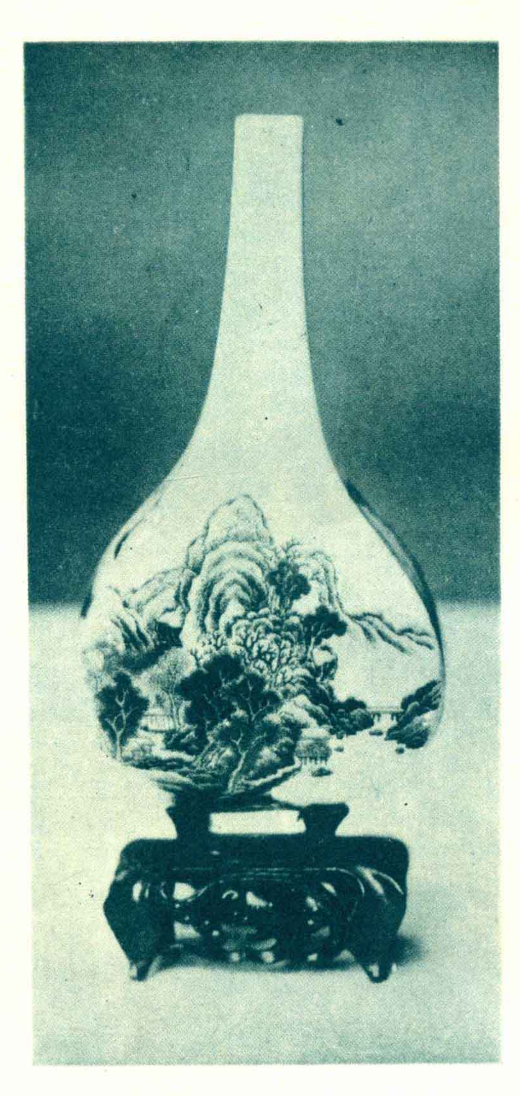
宋北定四方瓶之一面

烏石岡邊繚繞山，
紫荊細倚水雲間，
招花嚼葉當來往，
只有風似我閒。



宋北定四方瓶之二面

萬愛悠悠心自知，
強顏於世轉參差，
移牀獨向西風裏，
臥看蜘蛛結網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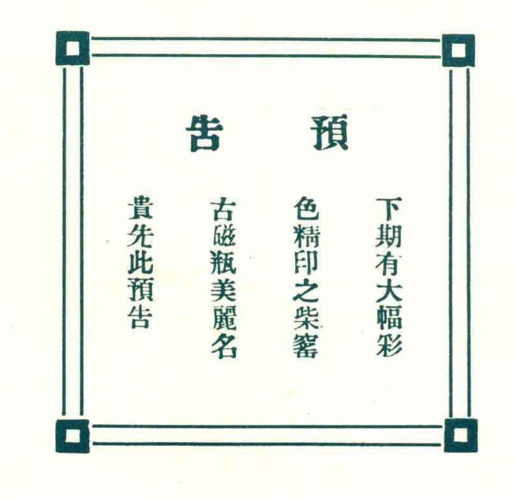
乾隆古月軒磁瓶之一

白地高三寸半



乾隆古月軒筆筒

白地五彩高四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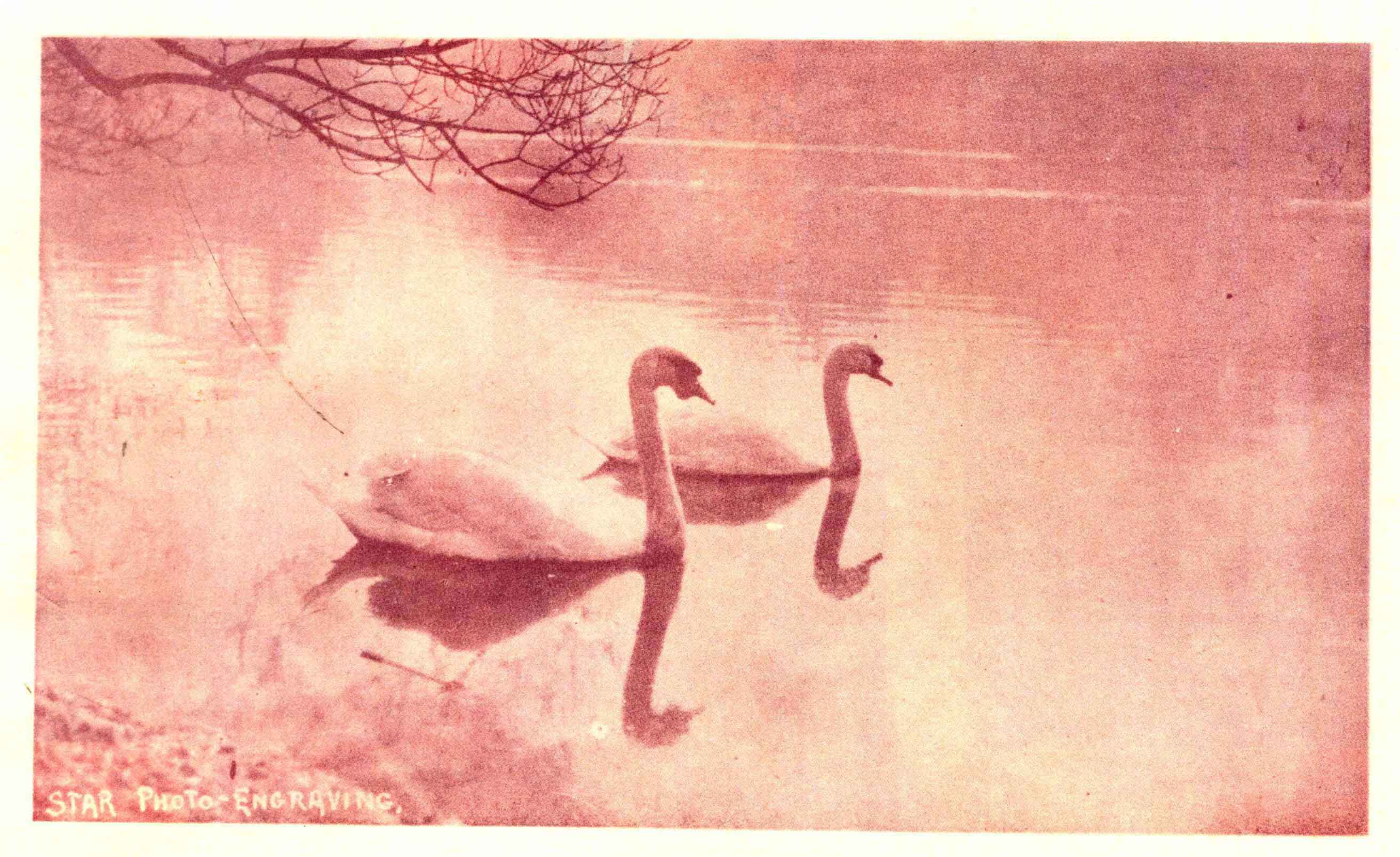
預告

下期有大幅彩
色精印之柴窰
古磁瓶美麗名
貴先此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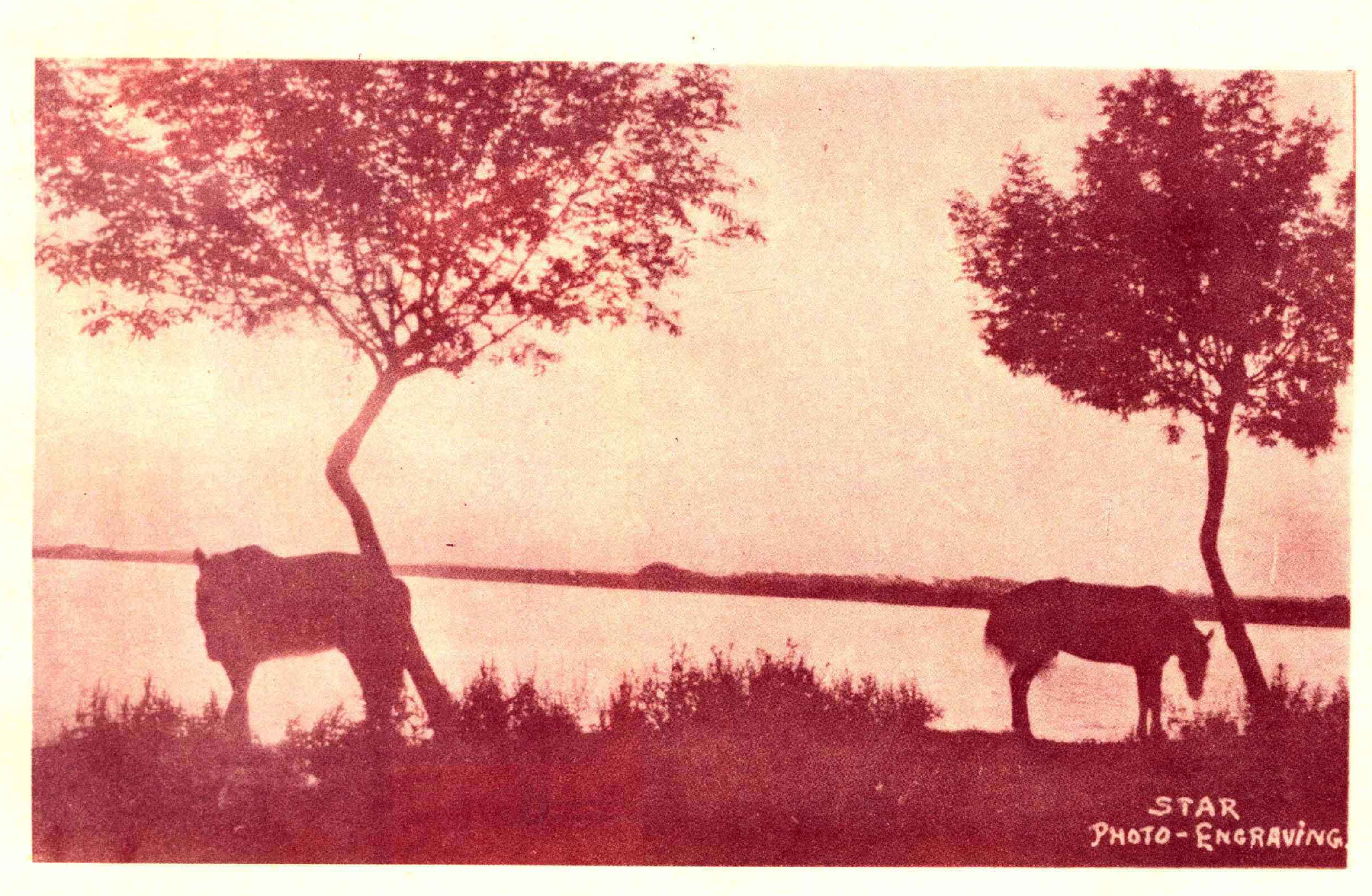
乾隆古月軒筆筒

白地五彩高四寸半



波光儷影

曾仲鳴博士攝



江邊雙馬

曾仲鳴博士攝

漢光

（續自十四頁）

化的肢體，使他們走時分外搖擺，並且從他們自滿底態底更可讀出他們對於人生一切觀念的頑固。譬如，配偶的自由底選擇，他們總以爲遠不如搶娶青孀合乎道德原則。總之，祖先傳下的一切，他們都認爲對的，其他就儘彀懷疑了。

那茶棚開在集東頭；從城裏來的、總先到那裏歇脚，帶着報告新聞。牠頂板上的濃厚底烏煙灰，更顯出顧客的擁擠。集上的人口，在那茶棚裏也有詳細底統計；甚至張三官家新近產了一圈猪，或是王阿狗家死了一頭牛，也在統計內的。每天從城裏來的是郵差。他先到茶棚裏，呷了一壺茶，報告了些新聞，就去收發郵件。郵櫃設在集南頭一個小禮拜堂門首；因爲那裏的郵件比較地多些。

集上新近傳出一個消息，說，禮拜堂裏，前三天來了一對年青夫婦，住在牧師家裏。有的說那男人是停妻再娶的；有的說；女人早已許了人家，給男人拐逃來的。總之，大家覺得這兩人是來路不明。他們以前把教會看做一切罪惡的發源和窟穴的觀念，從此更得格外有力底實證。

惠人和靜芝確乎已經結婚。他們人不知鬼不覺地住到這集上已經半個月了。他們從來不出門；這樣隱藏底生活竟過了半年。

他們有時想到漢光，但是立刻把他擯出記憶。他們不要想他，因爲對於他的回憶，常使他們不歡。他底印象在他們記憶裏，漸漸給推移底時間洗淡了。

一天，郵差遞進一封信。惠人接着，一眼看見封面上亂草般底字體，他底手立刻震顫起來，他想不看，又顯得自已懦怯；於是就鼓着勇氣拆開一看，上面寫着：

「惠人，

「你現在已結婚了；我恭賀你，你已和我我底靜芝結婚了。啊！罪過！罪過！怎麼靜芝還是我的呢？靜芝現在該算你的了。

「請你代我在靜芝面前求恕我從前對她的強暴。啊！我悔悟了；我悔不該那樣強暴，我悟了戀愛的眞義。但我要怨靜芝，當初不該那樣懦怯地應允。但是她不遇到你，難道就和我將就一世了麽；啊！我太過慮了！她不遇到你，難道保得住不遇到旁底男人麽？然而，我悲！我悲天下古今竟有女人和男人將就一世的。靜芝得遇到你或旁底男人，又何嘗不是她底絕好幸運呢！啊！我誠摯地慶祝你們倆底幸運！

「然而，朋友，我懷疑；懷疑她我當初兇強應允我底强求的時候，果眞她底心靈沒頃刻收留過我麽？你問她，朋友，你替我問她爲什麼那樣懦怯。女人底懦怯正是她能具且情願接受任何男人的表徵。靜芝現在可是愛你了，你也一定相信；但是你能給我具體底證據麽？我說，她底心靈裏還給旁底男人留着一角空處，你相信麽？你能給我反證！麽？啊！「相信」！牠底權威！牠愚蠢了切，蒙翳了一切！一切汚穢，缺陷和罪惡

「啊！我又太過慮了。請你恕我。我祝你倆愛情的濃度，隨着時間加增，並祝你們生個大胖兒子。我要求你把「漢光」給他做名字，因爲牠旣是你倆戀愛的謀介，亦應是所產的結晶。你要是把我照舊當作朋友！因爲我無時無刻忘了我們倆底友誼，我想，你一定允許我而這要求。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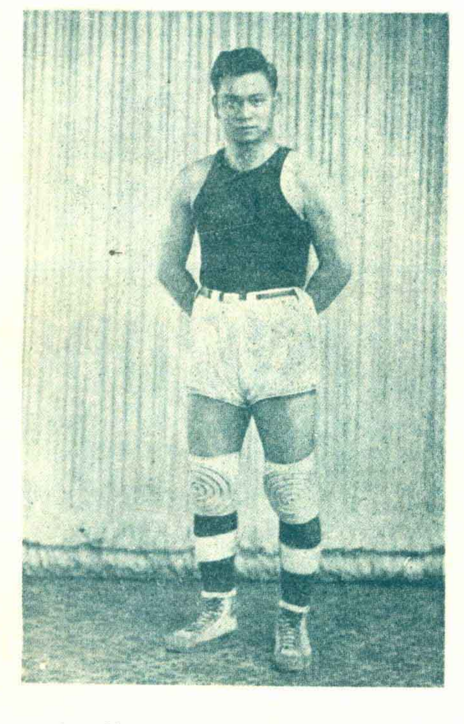
「你底朋友漢光」

當靜芝與與地走進房的時候，只見她底男人面皮薰紅的，正在使勁撕他手裏的信紙。（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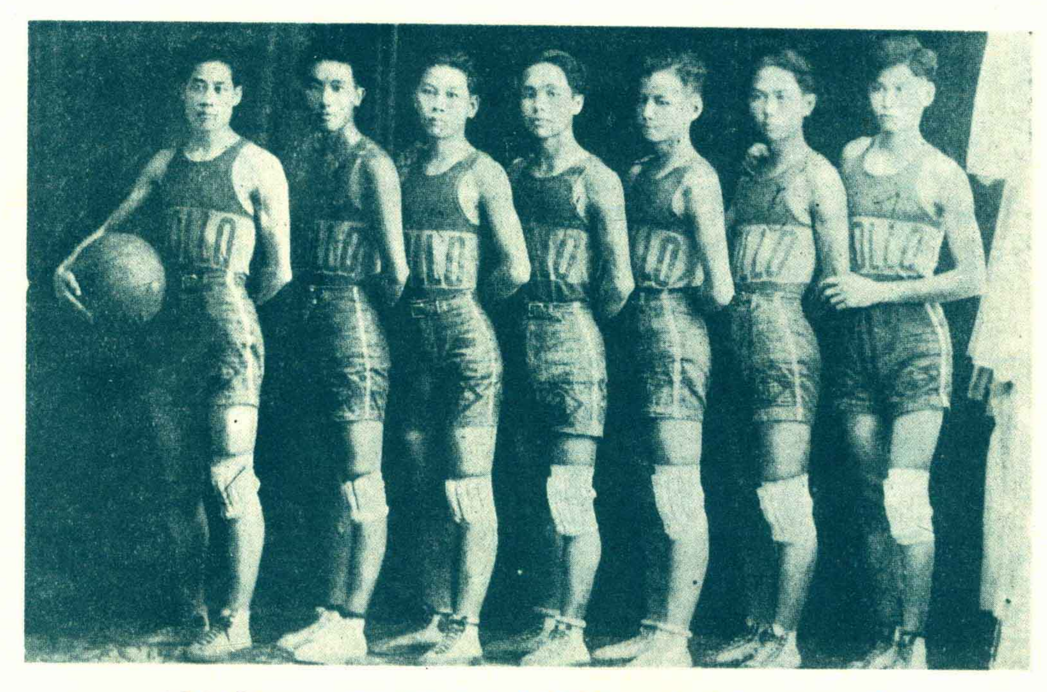


日本籃球冠軍隊赴美國比賽

體育界



體育家蔡一線君



菲律濱甲組籃球冠軍。華僑精武體育會隊　（文彬寄）

東南女子體育專門學校成績



上海東南女子體育學校校長
余子玉女士



海神舞



專制的皇后



孫超羣女士之孔雀舞



雁舞



皇后生日中之玫瑰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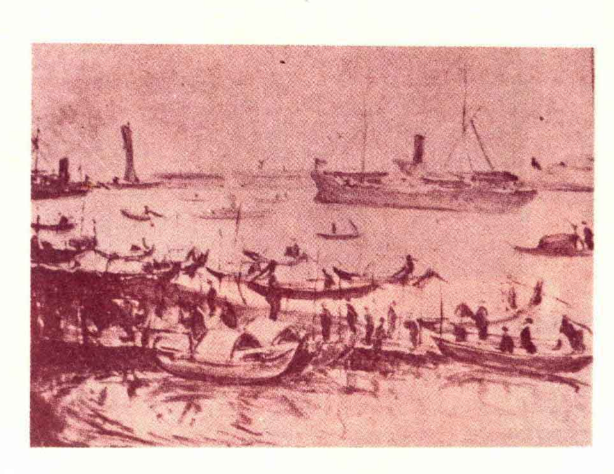


介紹畫家及上海兩藝術學校展覽

（陳成華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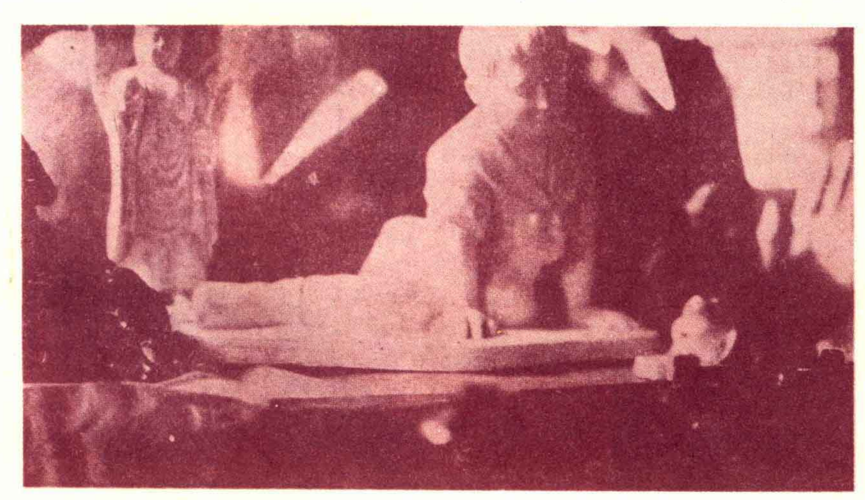
風景　郭谷尼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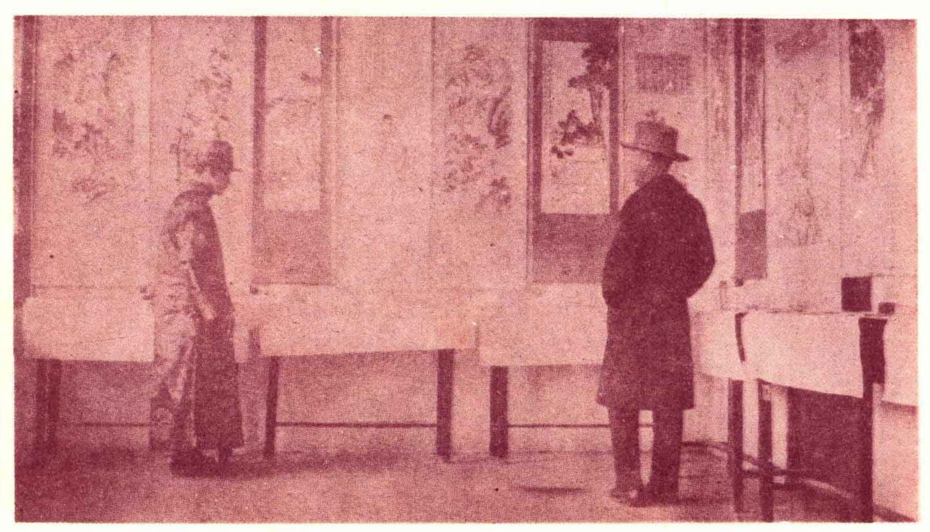
黃浦之濱　郭谷尼作



郭谷尼君
上海美專西洋畫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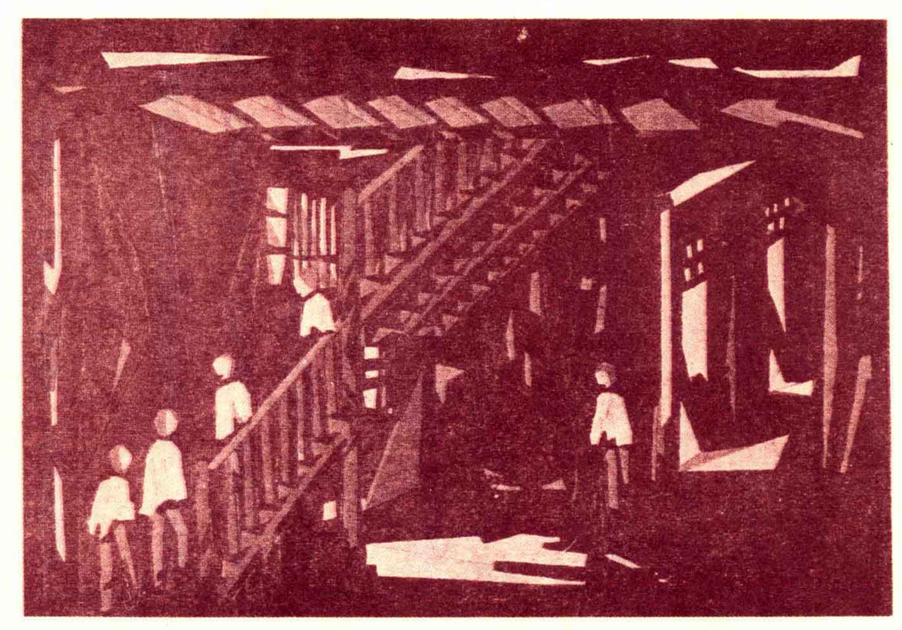
上海美專成績展覽會作一



上海新華藝術大學成績展覽會

彩紙貼成之美術圖畫

張孝德作



暗室裏的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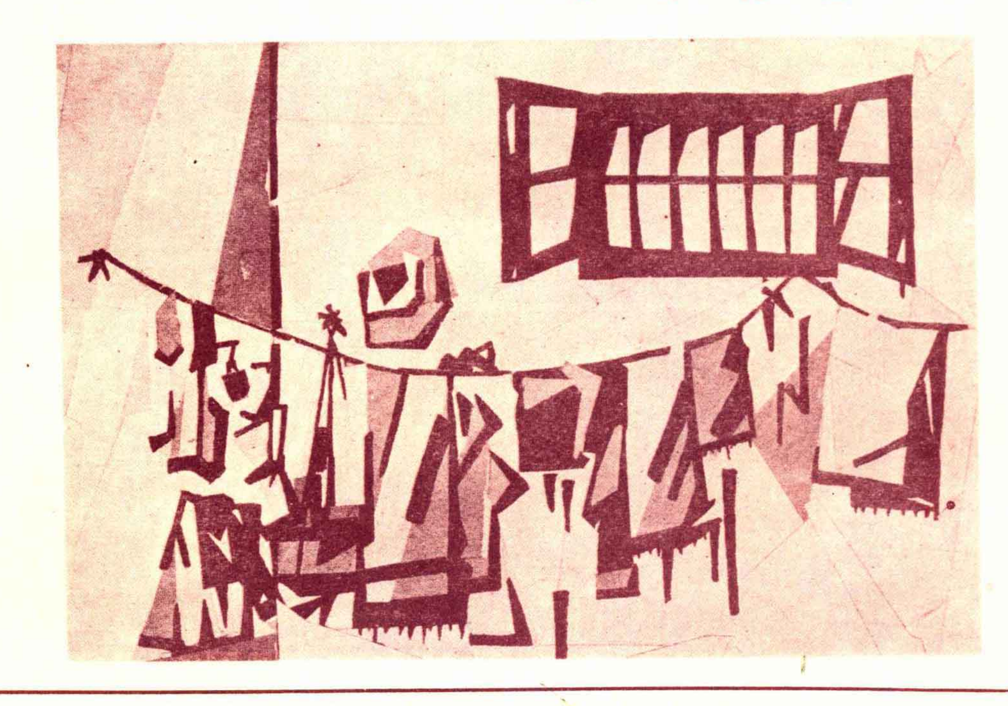


總理像

閒雲潭影日悠悠



室內窗前



迷途

（續自十六頁）

裏掏出中山表看，『啊！十點鐘了，我們還是走罷！』

大馬路的電燈光，給那銀白的月色，把那光輝奪去，擾攘來往的人，把寒松五人擠得不耐煩，『騎樓底的人太擁擠，我們走馬路罷！』五人都是同一主張。

『你剛纔不是說贊成共產主義嗎？』劉追着寒松問。

『不是剛纔說了嗎？』

『那末！共產黨是實行共產主義的，共產黨是有嚴密的組織，良好的訓練，何不加入呢？還有一層，你現在是做農工運動的，如不加入共產黨，不但工作要受阻礙，你的生命也發生危險。全無組織訓練的國民黨，沒有團體的幫助，那裏有你發展的餘地呢？不過無意義的犧牲罷了。』劉隨行隨說。

寒松一聲不響，默默地在傷感，

『況且以你這樣的能力，加入共產黨之後，不但地位增高，即百十塊錢薪水的職務，隨時都有，』劉又追近一步說。

『革命是要地位薪水的嗎？』寒松很嚴正而又滑稽的問。

『不是，不過同志貧困是要幫助的，同志沒有地位是要抬高的』劉竭力聲辯又接着說：『我們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能够在一塊做工作不是很好嗎？我以爲無論從那一方面着想，你都是加入的好。』

寒松還是默默。

『我看你還是加入罷！』四人都是輪流着向寒松請求。

『我對共產主義沒有研究呀，怎能貿貿然加入呢？』

『不！加入是有訓練的。』

『那末！等我考慮過再說，』寒松最後的答覆他們。『夜深了，明天再談罷！』

。　。　。

大會開完之後數日，寒松打算返鄉了，他和丞中在下船之前一日，到一間酒樓房間來吃飯，談了家常話之後，寒松冷笑着對丞中說：

『你大概知道罷！昨天老劉把共產黨黨表叫我填寫，要我加入，我滿腹牢騷，今晚要對你發了。你們通通以爲我沒有黨的意識和界限，要來包圍我，我眞不懂共產主義嗎？笑話得很，我老實告訴你，我在小學教你們的時候，不但共產主義研究過，就是無政府主義我也研究過了，班門弄斧，眞不自量。我見他們對我沒有惡意，況且我沒有半點地位，不肯和他爭閙氣，難道你的哥哥是蠢子嗎？他在叫我填黨表時候，他說蔣介石也將加入了，陳公博也入過了。我不理甚麼，就是國民黨要人通通加入，我都不加入，我們要知道：革命是要犧牲生命的，生命都不要了，還要什麼金錢和地位。我死！我死！都要爲國民黨革命主張而死！他又說加入外人不得而知，這種對國民黨不負道德責任的事，我是不肯的，須知革命是爲人羣，不是爲個人的，照你們所講，通通都是涉於個人的，恕我不能承教了。國民黨的缺點本來很多，但我不能因有缺點而懷及其主義，我雖無什麼力量，但總希望將來將她弄好，如果有可能。這不是我不自量的野心，這正是我責任內的希望。現在我知共產黨在國民黨有極大的力量，但我甚不願依附這力量而討地位，我始終是一個國民黨的硬漢，不怕自誇的來說。』寒松愈說愈急，眼球和臉兒也紅漲起來。



練石補青天之遺跡

『我自從那晚之後，知你的思想決不走共產主義那條路的，』丞中說：

『這是當然　我性雖急，是斷不輕舉妄動，須知革命不是小事，我們加入一個革命團體，應至少要加十二分的考慮。我們爲自己的前途打算，也要爲國家民族而至於世界人類打算。老實說，你們加入共產黨，未免太容易，太不顧利害了。就你來說：你加人共產黨的原因，我是很知道的，第一！』寒松伸出一個手指『……就是因你的家庭狀況不好，第二就是因爲你風頭慾太盛和第三聞說你和某女士發生了什麼愛情，閙着要和弟婦離婚。唔！你的前途就是這樣斷送了，』寒松帶着嚴厲責備的說。

丞中一聲不響的躺下梳化椅在凝思，兩手伸起兩掌合墊着後腦、

『丞中！你自己有爲你的前途着想過嗎？』寒松問着。

『前途？』丞中很悵惘而勉强的說，微微的在吁氣『唉！我的思想眞不知如何變遷，或者將來要走入反革命之路。』

『這就是證明你那革命人生觀沒有確定，革命意識是薄弱！我深信你現在無法擺脫了，我決定不幸命運，要降臨在你身上了。』

『什麼？不幸的命運？』丞中半懷疑半怯懦

的間。

『你不明白嗎？我索性把我意想的推測告訴你罷！凡是黨都含有排他性的，國民黨雖因政策而容共，但政策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就現在情形來說，國共將來必趨於破裂之途。共產黨如果沒有能力做布爾塞維克，把國民黨如克倫司基般看待，國民黨必有凱末爾或慕沙里尼其人出。那時啊！共產黨要人有路可逃，怕你無路可逃啊！這是共產黨失敗的話，我暫按下不說，就算共產黨在中國成功了，你們呢，必和蘇俄被開除黨籍的共產黨一樣，在幼稚的罪名之下要滾蛋，我老實問你，你有這個感覺沒有？』

丞中又是一聲不響的躺着。

『我今晚所以對你說這番話，就是因為兄弟的關係說，但也許你加入共產黨之後，不知有兄弟了。』

『那可沒有的，我斷不這樣，』丞中極力分辯。

『我今晚這話，希望你當作家常話，不要對你們的同志說，免使我再受一層打擊，但你要講，我也沒法阻止你報告，我明天走了，希望你把今晚這的說話想一想，不要忘記我倆今晚的聚會。』

丞中沒精打彩的和寒松吃完一頓飯，各自散去了。

。　。　。

那小城鎮的黑暗社會，好像嚴寒的北風一般，把在社會掙扎的寒松，在人們忙過年的十二月，又離開和其親愛為其痛苦而流淚的工人農人青年朋友而來省會，以朋友之介紹，在報館裏做編輯，他那糾正攻擊共產黨的言論，日緊張一日編報紙上發表出來了。在編輯室中，曾經接到要他加入共產黨的姓劉和姓張兩青年大罵反動而宣言絕交的信了。他於憤怒中答覆了後，次日便去找丞中來說話。

『丞中！你覺得我的言論反動嗎？』

『你站在國民黨的立場是應該的，但是太過火了。』

『過火！還有人更過火呢。』

。　。　。

密集的槍聲，一陣陣在長堤送來，把疲勞的寒松在夢中驚醒，『唔！什麼事呢？』他將政治和軍事情勢想度一下，同時並將前幾點在報館所得上海解決共產黨消息推考一下，便武斷這陣陣槍聲，必是解決共產黨而發，果然天亮之後，寒松的武斷成為確斷了。

寒松的妹妹，在她的寓所跑來看他，同來的晚芳女士，因為常常和CY吵嘴，表現出很歡喜的神情，

『解決共產黨了，他們不敢說共產黨怎樣好，國民黨怎樣壞了，』

『聽說澤民在學校被拿去了，丞中哥真幸運，他昨夜在我們寓所過宿，』他的妹妹對他說。

『我想丞中都是跑的好，不是，不是玩笑的，二叔叫他不要返學校呢』，寒松說着，『七妹！你走一趟，叫他不要去學校，二叔給他川資，叫他返鄉躲着，以後不要理一切事情，快去罷！我要出去聽聽消息。』

寒松在黃昏的時候，很懊喪的歸來，他的妹妹很着急的對他說：

『松哥！不好了，丞中今天早上因為寓所沒有飯吃，他又沒有錢，跑回學校吃飯，聽說已給他的同學帶人拿去了。』

寒松在廳間踱來踱去。



滿洲家庭

『松哥！有什麼法子想呢？』他們的妹妹催他。

『辦法？我就更沒有辦法了，剛纔朋友告訴我，黨務某委員說我從前在報上罵過他們貪鄙，現在要向我報仇，不打緊我也要離開廣州呢。』

他的妹妹很頹喪，在整理那書檯上寒松的亂書。

『沒有法子呀！看他的命運罷！』

『不，某司令是我們的同鄉，我離開此地，定必請求他設法不要傷害丞中的性命，但是監是必定要坐了，唉！』

寒松不數日，離開廣州而往他處去了。

。　。　。

廣州的政治黨務因軍事的變動而變動，寒松在倦遊的當中，窮病失望之鬼，不斷在旅途中如土匪般襲擊，以朋友之邀，又決意南歸。丞中在監裏的生命，時時給他一個很深刻的印像，但恐怖痛苦的魔鬼，又把他驅出廣州之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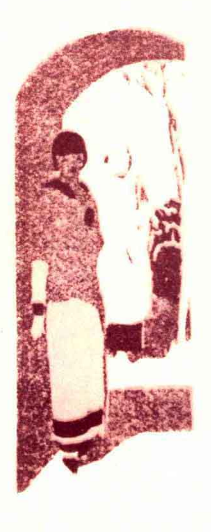
寒松躺在被窩裏把幾年來的回憶重新撩起之後，又遠憶着他的為他求學而毀家的慈祥父親，又憶着他那未成年的小弟弟還未得入學，一股辛酸的熱淚，汩汩由眼裏暗淌出來。（完）

李旦旦主演「木蘭從軍」之一幕

李旦旦之「木蘭從軍」

明星新片「美人關」之一幕

「車運國」之一幕



富於戲劇天才之李時敏君

李君任職於和豐銀行近在明星影片公司客串主演美人關蓋雖業商而對影戲藝術之興趣不減也

李君與蔣總司令合影
（北伐出師之前攝於廣州）



化裝之一

化裝之二

化裝之三

姑蘇四日遊紀

李言三

古吳台畔。勝馳天下。予久慕不獲。上月廿日。為蘇寓公李印泉將軍。移其母闕太夫人居櫬。由治平寺安葬七子山之辰。明君耀五。約予往奠。遂有吳門小留四日之緣。得能一了素願也。與罷歸來。梁君得所。責予為記。以告良友。鴻爪之留。修詞非予所工矣。

（十八日）晨七時。乘滬甯車起程。途中白楊古道。描盡冬殘。是日霜嚴料峭。手足時僵。十一時。抵蘇。由平門入。門道梅村橋。行人稱便。吳縣長王君引才新闢未久者。旋至十全街李宅。宅為印老做居。署曰曲廬精舍。清潔而不華麗。勒碑文甚夥。可徵其甲子以後。息影吳門。安貧自娛也。息少許。促驢出城。西行十餘里。有石湖。湖屬明范成大私產。明孝宗賜題斯名。清康熙乾隆。六幸江南。駐蹕十二次。吳門風景。因是得名。治平寺居湖邊。登堂奠闕太夫人畢。乃赴上方山。升好奶奶塔。聞滬蘇財迷者。齊來此塔結香火緣由塔。遙望羣山連雲。湖水如鏡。北有太湖一角。引流入石湖。真聚天地之大觀。未幾。紅霞已斂。暮靄催人。沿湖而歸。過范成大祠。碣表林立。未能捫讀。迄今猶悵。入城八時。萬家燈火。


李印泉先生近影　（李言三攝）

（十九日）闕園。離李宅西南十數步。蒔花種樹。瓦舍三間。為印老奉母承歡之處。丙寅初春。吳中賢俊。曾聚消寒會於此。雅言韻事。傳頌一時。側有洗馬池。建園發洗馬碑一。印老疑為舊址。故襲名。逸園去闕園北半里許。俗呼徐園。曲欄幽徑。雅緻異常。董其昌書。升外一枝額。灌纓水閣一帶。構置尤佳。浪滄亭在城北。荒圮失修。僅孤亭立山顛。無可記述。城東獅子林。清休甯黃氏之廢園。富商貝仁元君。新由玉峯李氏。購作家祠。高樓巨廈。煥然大觀。雖亭台廳軒。仍舊其名。然物質式樣覺化歐太重。頗失吾國園林點趣固有之精神。真趣廳，乾隆題名。旁有石舫一。則不及頤和園。十分之一耳 城中五仙觀。為廟會。似滬上城隍廟。北京隆福寺。但範圍較小。吳城士女。往遊如雲。觀前有觀前街。城中最繁華之區。

（廿日）出新閶門。西南行廿里。近天平山。回

（續在三十二頁）



音樂家張肇蘁女士（鄧笑攝）





歌舞家李瓔女士（林澤蒼攝）



影戲演員倪虹雁女士（滬江攝）

姑蘇四日遊記

（續自卅頁）

首獅子山。山形伏起如蹲獅弄球。作奇觀也。經黃門渡。村婦十人。年方少艾。曳肩輿。前來强坐。蓋山路至此漸崛。不良於行。彼輩荷行如飛。每羡其自立之精神。與吾鄂小足婦女。專依男子活者。愧殺多矣。行約二里許。抵天平山門。山又名賜山。其故莫知。山以石勝。如蝤除。靈龜。一絲天。高聳入雲。尤以卓筆峯爲冠。一絲泉缽。盂泉。均甘。美范文正公高祖。與其三世笏袍。皆葬寺側。城西南寒山寺。民元雲陽程德全重修。李印泉將軍書大雄寶殿。面臨蘇州河。故詩有夜半鍾聲到客舟之句。淸康熙乾隆。幸此。御碑可稽。寒山寺鍾。懸大覺樓。韋蘇州遺詩。皆鐫寺壁。寒山寺南行五四里。爲虎邱古有門。孃墓。康熙題路接天閶貞。譚延闓書虎邱勝跡。第三泉。海瀾峯。頑石等。皆勝跡也。池劍碧澄不廣。據云。三國將幹。沉劍之所。登邱虎。滿城風景。歷歷入目。劍池上梁一石橋。中具二眼。俯視其下。巉巉生畏。邱虎塔。凡七級。甚玲瓏。亦吳中偉建。夕陽西下。乃沿蘇州河歸閶門。寓大東旅舍華。吳中精華。全聚閶門。晚餐新雅仙齋。醋溜排骨。味美異常。亦蘇食之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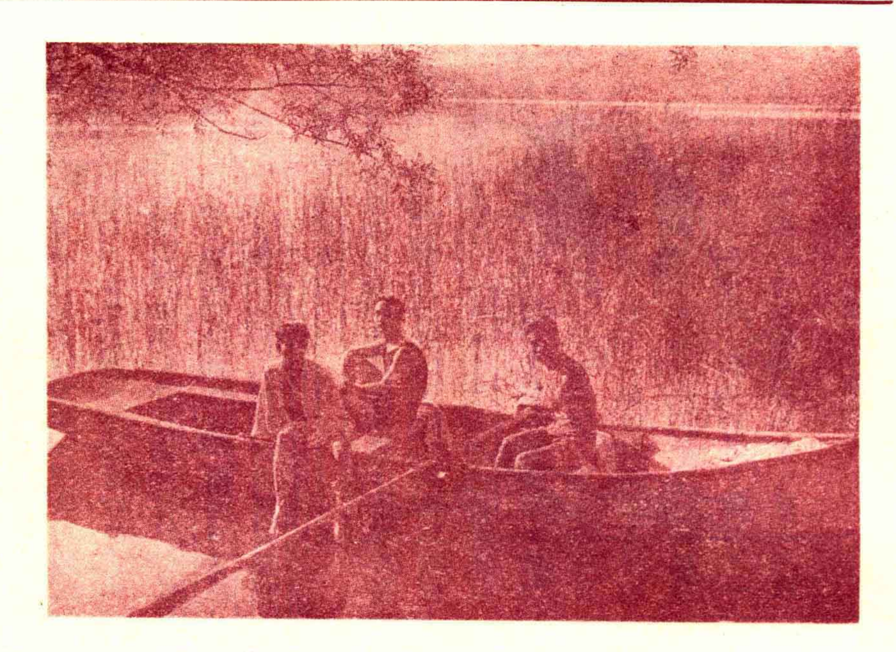
（廿一日）由閶門東南治半里。至留園。舊名劉園。因劉氏所築淸盛宣懷先生購得易其義存共聲。豈盛先生懷創造者艱難之意歟。園中樓台亭閣。無不精美。以盛氏之雄財。可想園林之勝也。御題有泉林耆碩。劉墉書聯。映座淸梧高百尺。繞墀馴鶴壽千齡。盛氏自書云。儒者一出一入有大節。老僧不見不聞爲上乘。句頗警惕。廳內藏書畫古玩甚富。誠國中私園鮮觀。北南行半里許。爲西園寺。古佛雄殿。大禪林也。備數羅漢堂神像計五百餘尊。寺側萬生池。蓄水族甚夥。以五花金魚最美。池中石亭建築亦工。惜特別快車時刻將至。不敢久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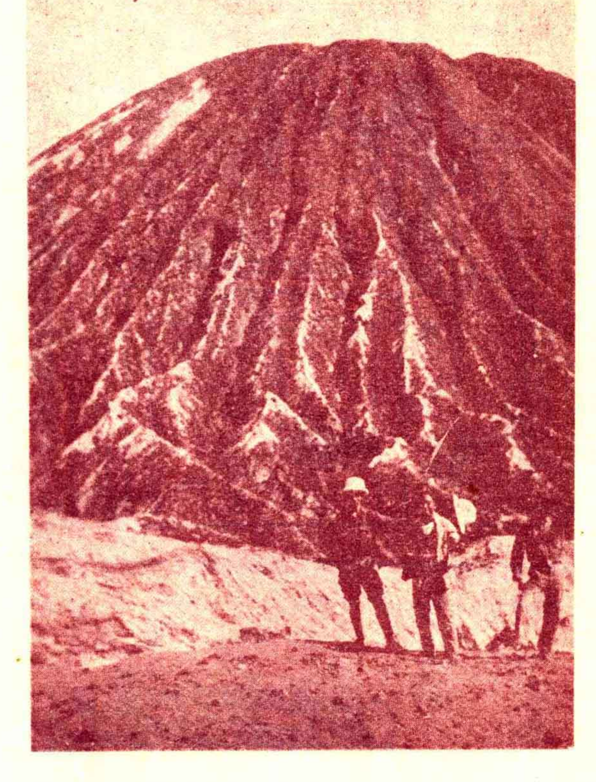
天平山下（李言三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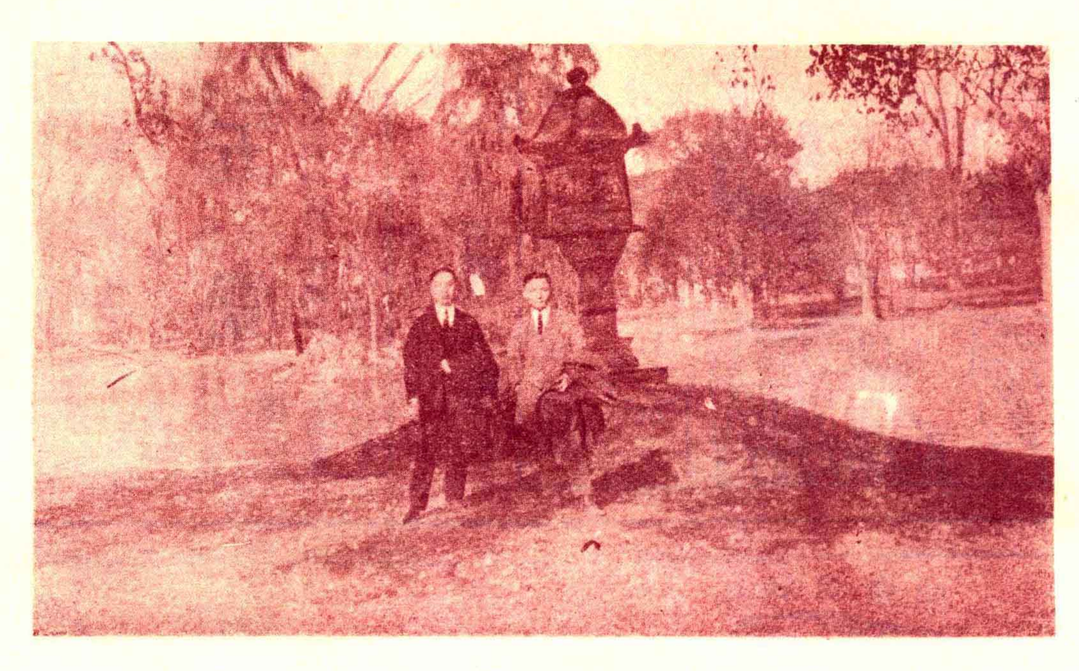
爪哇波奧母山遠景　（梁無恙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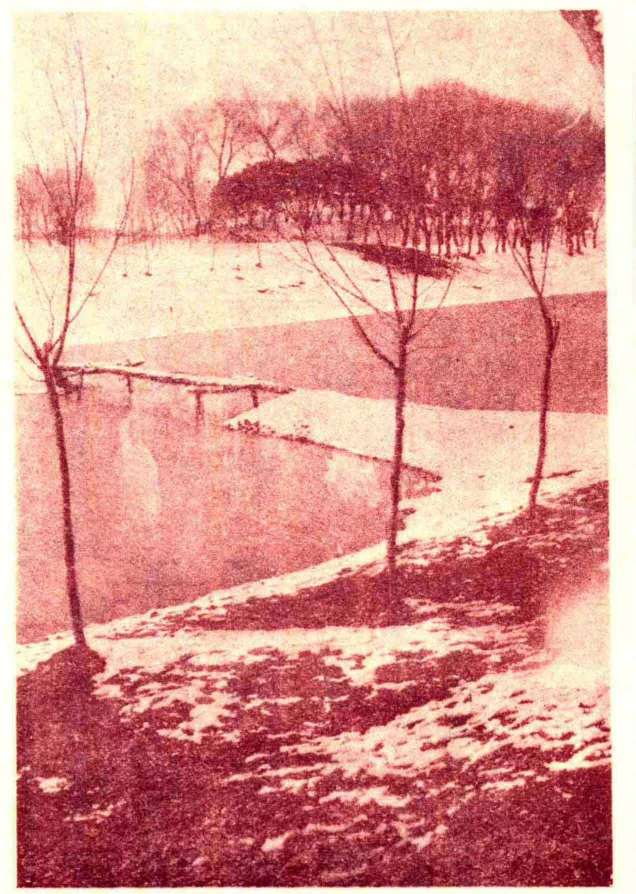
湖上遊　（林聖岳寄自法國）



爪哇波奧母山之麓



美國波士頓中央公園中之中國古燈塔　（梁述豪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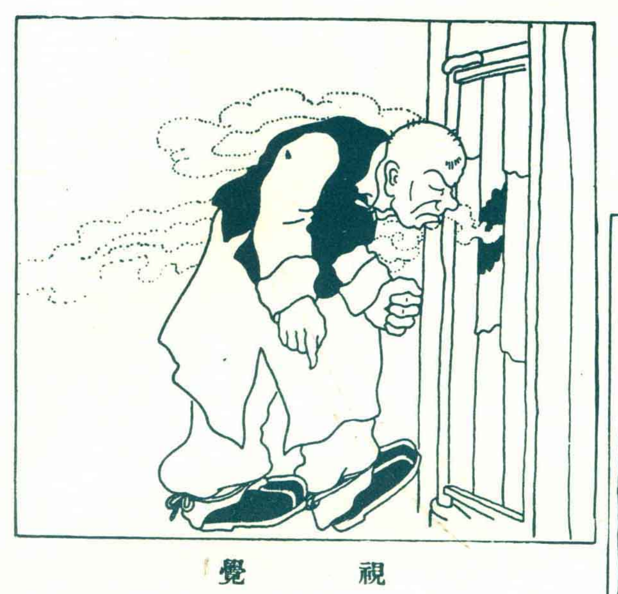


鎮江雪景　盧楚寶攝

五覺

滑稽畫

萬古蟾作



視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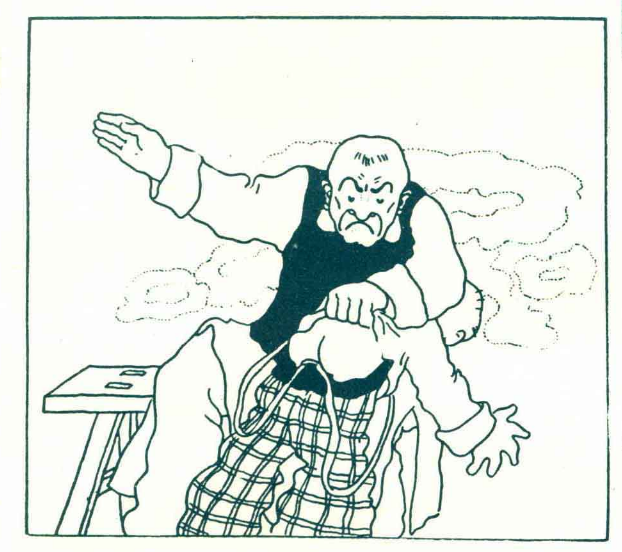




味覺



聽覺



觸覺





嗅覺

編輯餘談

這是第廿四期——本報兩歲的末一期了。回憶自十三期起作一次改革，同時增加了篇幅。一年來，而且讀者一天天衆多，不但每期印額加增，並曾因購者要求而再版。在他方面看，本報因材料搜集的困難，製版印刷的阻誤，以致內容有不少缺點，出版不能依期，對於這些缺憾，我們何嘗不焦急？然而在不得已之中，只好請閱者原諒——這些話，原本每期都似乎想在編者之頁說一次，可是道歉的話說得多反爲討厭，不如在這一年之末對閱者講講。

「如何使多人閱我報？如何使人閱我報而有益？」這是申報主筆陳冷先生說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本報一年來，編者可以負責說，是以閱者利益爲重心。編者常常把自已放在閱者的地位，設身處地的尋求應該怎樣改良才好。一人的見地到底有限，幸得許多良友在談話中或來信中給與不少匡助，一方面很感謝，一方面希望以後更多得一點。

因提早編輯廿五期的原故，本期忽忙一點。是只得伍聯德先生抽一部分時間分任工作，使不致多延時日。

本期兩篇小說趣味兩不相同，而每篇都能使閱者讀過之後不感覺空虛。陳處孫先生的「漢光」，描寫細膩而結構堅實。李焰生先生的「迷途」借此次廣州共產黨亂來指點青年人易入的迷途，文筆隱約可見現代紛亂中青年思想的苦悶。

至于其他圖畫內容，這兒且不另介紹，待閱者自已慢慢看罷。

廿五期編輯就緒，外觀內容怎樣刷新且待出版時閱者親眼去看罷只是要目有幾項可以預告：

圖畫

柴窰（三色版印古磁）
嶺南三畫家
畫家徐悲鴻及其作品
華社及攝影學會展覽傑作
魯迅肖像及其傳略
總理逝世三週紀念
曹州戰事實況
英國兩要人逝世
日本普選各黨競爭
中國古代文學家像
關於天文
廿四孝圖說
體育界，婦女界，戲劇界，兒童界

文字

第三篇（小說）……………梁得所
阿芒鐵拉杜的酒桶（小說）……朱維基
譯廬山面目（詩）……………譚延闓

廿五期設讀者之頁，現在有幾封閱者的來信預備刊出去。總之，那頁是閱者自由說話的地方，所說的若有意味就與本報不十分關切的也可以。還有愛讀本報者的小照，各種題句字跡等等，亦在歡迎之列。

——梁得所
三，十八。

本報第1，2，3，4，7，8，9，10，11，12，18，20，21，各期經已售罄。

定報須知

一　定報函件封外請寄「發行部收」，勿寄个人名姓；否則若有遺失本公司不能負責。
二　寄來定報支票，以在上海之銀行能支取者爲限。
三　定報應向上海本公司總發行部定閱，若在各埠代理處定閱，而無本公司發行部所發之收據者，倘有遺漏，概由代理處負責。
四　定閱者姓名地址，請塡寫清楚。
五　本公司通信處：——
（中文）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公司
（英文）Liang you Co. North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ina.

爲利便定閱起見，茲附印定單。定閱諸君，請將姓名地址塡寫清楚，與報費一同寄來。本公司當即發給收據，而按期將本報寄奉。

茲奉上大洋　　元　　角定閱良友圖畫雜誌由廿五期起全年一份請按照下列地址寄交便妥

此致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部

民國十七年　　月　　日

姓名

地址

定閱者注意——由廿五期起定閱全年國內連寄費大洋三元六角。國外連寄費四元貳角。凡欲得念五期以前各期者，請另函以每冊二角之價零購，當必補檢寄奉。倘未售罄，

本報歡迎投稿

本報每期需用圖畫文字稿作甚多；除特約供給之外，更歡迎各處良友們投稿。關於投稿有幾點請諸君注意：——

一，圖畫適用的有：中外最近時事攝影，美術作品，富有意趣的各種零碎照片。

二，文字因限於篇幅，最好以短篇小品爲適宜，每篇最好不出二千字以外。

三，文稿須繕寫淸楚，稿末註明投稿者姓名住址；照片則於背面詳加說明。

四，稿件取用與否。概不退還。但特別聲明要還者，請附足回件郵費。

五，稿件取用後；以現金及本報爲酬。酬律不能定例，視稿件之價值從豐酌奉。倘却酬者請聲明。

六，投稿請寄「上海北四川路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部收」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廿九日出版（每月一期）

定價每冊大洋貳角 外埠另加寄費二分

編輯者　梁得所

發行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印刷者　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B二十號

分發行　香港大道中良友公司支店

由廿五期起定閱

國內		國外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三元六角	二元	四元二角	二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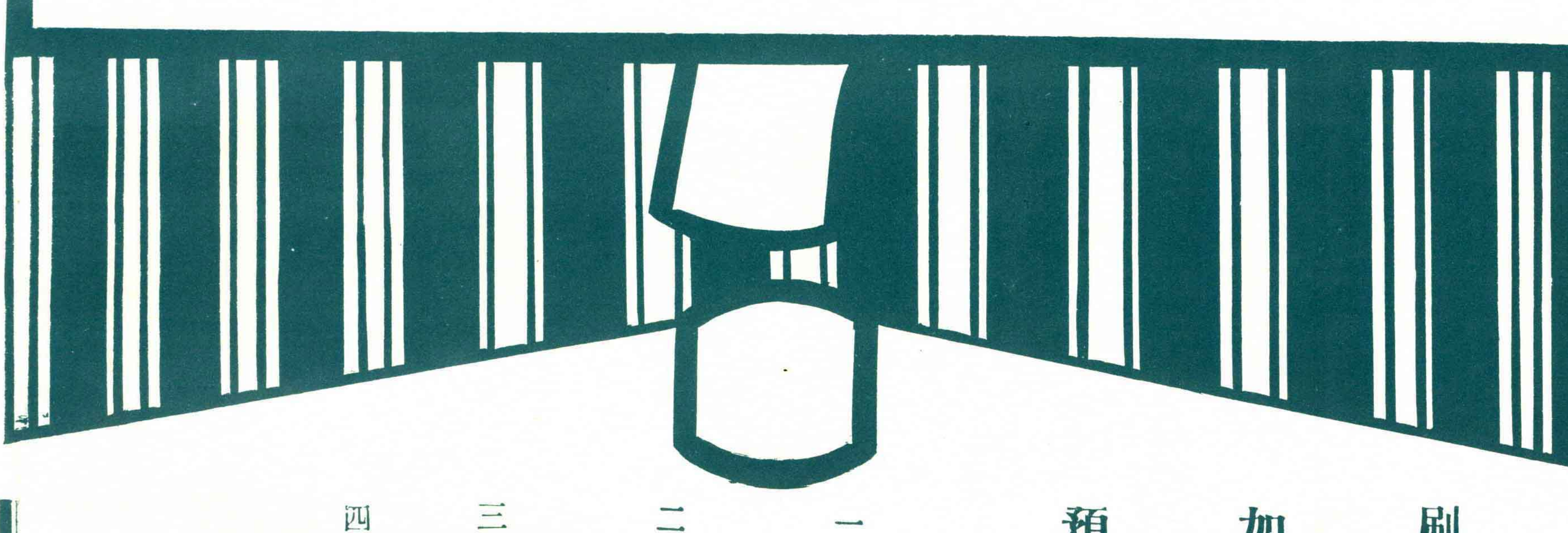
寄費一律在內（郵票代洋九折計算）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以後，凡定閱須照新價由第廿五期定起，倘欲得廿五期以前各期者，請以每冊二角之價零購。

日本朝鮮均作國內新疆蒙古香港澳門及南洋羣島概作國外



兩歲後之良友



刷新並加價之預告

由二十五期起——每册零售定價大洋三角　定閱全年國內連寄費三元陸角　國外連寄費四元貳角

由二十五期起——封面用橡皮版彩色精印美女畫　內容材料精選刷新加英文說明

陽曆二月一號以後定報者須以新價由廿五期起欲得廿五期以前各期者請以每册二角之價零購

上海　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謹啓

本報加價之理由

一，以現在之本報而論，所用紙張，製版，印刷，俱用上等工料；每册只售二角，並除批發之折扣，取價之低廉，顯然易見。際茲生活程度日高，工料價格日漲之時，爲維持長久計，故不得不酌增價目。

二，本報應各處之需求，印額每期增加，而廣告收入增加之比率，遠不及成本增加之比率；是以印額與營業收入適成反比例—愈印多則收入愈微。本報不欲限制印額，同時又不欲印額增而致虧損，故不得不加價。

三，二十五期後，封面特請名畫家繪大幅美人畫，用橡皮版精印，敢信爲中國雜誌封面中之最美麗者。同時內容材料改善，並加英文說明。是以成本驟增，亦爲加價理由之一。

四，本報因以閱者利益爲中心，以全佈廣遍爲目的；同時不能作超于力量所及之犧牲。夫經濟充裕，百端改革始易着手，取材自可精益求精，深信此次加價，必得閱者原諒。如商務印書館代理世界銷數最大之美國雜誌Saturday Evening Post最近發出通告，由一九二八年二月起，定價由美金五分增至四角（原價之八倍）——本報因非效尤；不過在此舉出一例，以證本報加價，乃有充份理由而非苛求者也。